紀行

杜詩

第一 目錄附

纂註分類杜詩　十二冊　(大)木板　二十五巻

本書ハ二十五巻本ノ翻刻ナリ
表紙ノ裏面ヲ検スルニ多クハ康熙二十年
九月十日 錦山郡守姜〔高〕礪山郡守ノ牒
文ノ紙ノ廃物ヲ用フ 康熙二十年ハ粛
宗七年辛酉（西紀一六八一年）ナリ 其頃
ノ板本ナルコト疑ナシ
朝鮮現存書籍中ノ古キ方ニ属ス（辛酉ハ天和元年 綱吉即位ノ年ニ）

纂註分類杜詩目錄

卷之一

紀行上　古詩四十首

泥功山　發同谷縣
木皮嶺　白沙渡
水會渡　龍門閣
飛仙閣　五盤
桔柏渡　青陽峽
石櫃閣　劍門
成都府　鹿頭山
將適吳楚別章使君留後兼幕府諸公
得柳字

卷之二

紀行下　律詩三十七首

卷之三

卷之四

卷之五

十二首

邊塞　古詩一十七首

前出塞九首　後出塞五首

遣興三首

将帥　古詩四首　律詩六首

久雨期王将軍不至

寄贈王十五将軍承俊

魏将軍歌　戲作花卿歌

贈哥舒開府二十韻　諸将五首

卷之六

卷之七

居室下　律詩三十九首

刈稻了懷詠　姪佐還山後寄二首

卷之八

皇族　古詩三首　律詩九首

哀王孫　奉贈李八判官

别李義

贈特進汝陽王二十韻

奉漢中王手札

戲題寄上漢中王三首

送李卿曄

戲作寄上漢中王二首
送李大夫赴廣州
世胄 古詩四首 律詩二首
狄明府
送李秘書二十六韻
入奏行 徐卿二子歌
贈虞十五司馬
聞豆盧峯貽李貟外
宗族 古詩六首 律詩三十三首

喜觀即到傷題短篇二首

舍弟觀歸藍田迎新婦送示二首

舍弟觀赴藍田取妻子到江陵喜寄三首

遠懷舍弟穎觀等

續得觀書迎就當陽居止正月中旬定出三峽

乘雨入行軍六弟宅

第五弟豐獨在江左近三四載覓使寄

此二首

外族　古詩三首　律詩七首

玄都壇歌寄元逸人

貽阮隱居 、覃山人隱居

與李白同尋范十隱居

、題張氏隱居二首

釋老 古詩八首 律詩八首

西枝村尋置草堂地夜宿贊公土室二首

寄贊上人 別贊上人

謁文公上方 大覺高僧蘭若

寺觀　古詩四首　律詩十五首

卷之十

四時　古詩一首　律詩三十九首

秋

古詩五首 律詩二十首

節序 千秋節附　古律詩共五十二首

卷之十三

奉同郭給事靈湫作

渼陂行　渼陂西南臺

南池　萬丈潭

泛溪　溪漲

太平寺泉眼　長江二首

瞿塘兩崖　瞿塘懷古

灩澦堆　灩澦

渡江

巴西觀江張呈竇使君

卷之十四

卷之十五

池沼　律詩九首

舟檝 律詩十三首

橋梁　律詩二首

陪李七司馬皁江上觀造竹橋即日成往來之人免冬寒入水聊題短作簡李公二首

李司馬橋了承高使君自成都過

燕飲　古詩七首　律詩二十首

醉時歌贈鄭廣文

蘇端薛復筵簡薛華

飲中八仙歌

宴胡侍御書堂
書堂飲既夜復邀李尚書下馬月下賦
絶句
春夜峽州田侍御長史津亭留宴
陪王侍御宴通泉東山野亭
宴王使君宅題二首
宴戎州楊使君東樓
季秋蘇五弟纓江樓夜宴崔評事韋少
府三首

卷之十六

卷之十七

鳥　古詩十一首　律詩二十三首

得房公池鵝　鸂鶒五詠頭

花鴨　鷗

獸

古詩八首　律詩七首

遣興二首　沙苑行

瘦馬行　驄馬行

高都護驄馬行

李鄠縣丈人胡馬行

惜别行送劉僕射

秦州雜詩　玉腕騮

花　古詩三首　律詩十三首

歎庭前甘菊花

江頭五詠丁香　麗春　梔子　二首見鳥門

風雨看舟前落花戲為新句

和裴迪登蜀州東亭送客逢早梅見寄

江梅　　早花

花底

江畔獨步尋花七絶句

草　古詩一首　律詩二首

枯椶　枯柟

海椶行　柳邊

高柟　嚴鄭公堦下新松

馮韋少府班覓松栽

何十一少府覓榿木栽

樹間　惡樹

卷之十九

投贈　古詩一首　律詩六首

贈韋左丞二十二韻

戲贈友二首

卷之二十

簡寄中　律詩十三首

秋日夔府詠懷寄鄭監李賓客一百韻

寄岳州賈司馬巳州嚴八使君兩閣老五十韻

寄劉峽州伯華使君

贈王二十四侍御契

秋日荆南送石首薛明府奉寄薛尚書頌德叙懷斐然之作

寄彭州高使君虢州岑長史三十韻

奉贈蕭二十使君

贈李秘書别三十韻

奉贈盧五丈參謀

贈崔十三評事　寄李十四負外

寄董卿嘉榮十韻

移居公安敬贈衛大郎

卷之二十一

簡寄下　律詩五十五首

、奉寄章十侍御

酬寇侍御見寄復寄寇

贈陳二補闕　寄左省杜拾遺

奉荅岑參補闕見贈

奉簡高三十五使君

寄楊五桂州

、將赴荊南寄別李劒州

、奉寄別馬巴州　寄岑嘉州

赴清城縣出成都寄陶王二少尹

懷舊　所思

不見　春日憶李白

冬日有懷李白　天末懷李白

暫如臨邑至𡺥山湖亭奉懷李員外率

爾成興　、所思

卷之二十二

尋訪　古詩三首　律詩十三首

晦日尋崔戢李封

雨過蘇端　夏日李公見訪

有客　客至

嚴中丞枉駕見過

嚴公仲夏枉駕草堂兼携酒饌

王侍御携酒至草堂寄此詩請邀高使君同到

王竟携酒高亦同過

徐九少尹見過

范員外吴侍御枉駕闕展待聊寄此

九月一日過孟倉曹兄弟

過客相尋　賓至

卷之二十三

送別下　律詩八十首

重送劉十弟判官
別蘇傒赴湖南幕
暮秋將歸秦留別湖南幕府親友
送李功曹之荊州充鄭侍御判官重贈
送韋諷攝閬州錄事
送趙十七明府之縣
送鄭十八虔貶台州司戶傷其臨老陷賊之故闕為面別情見于詩
送蘇傒兵曹適桂州

重贈鄭練絶句　送人從軍

送遠　泛江送客

夏夜李尚書筵送宇文石首赴縣聯句

宇文晁尚書之甥崔彧司業之孫尚書

之子重泛鄭監前湖

隨章留後新亭會送諸君

夏日楊長寧宅送崔侍御入京

送靈州李判官　與嚴二歸奉禮別

巴西聞收京送班司馬入京

卷之二十四

慶賀 古詩一首 律詩四首

卷之二十五

絶句

歌

纂註分類杜詩卷之一

紀行上

古詩四十首

北征 沫曰後漢班彪更始時避地涼州發長安作北征賦故公因之作北征詩 鮑曰至德二載公自賊竄歸鳳翔謁肅宗授左拾遺時公家在鄜州所在寇多彌年艱窶孺弱至餓死者有墨制許自省視八月之吉公始北征徒步至三川迎妻子故有是詩 東坡曰北征詩識君臣之大體忠義之氣與秋色爭高可貴也 詩眼曰孫莘老嘗謂老杜北征詩勝退之南山詩王平甫以謂南山勝北征終不能相服時山谷尚少乃曰若論工巧則北征不及南山若書一代之

事與國風雅頌相爲表裏則北征不可無而南山雖不作未害也二公之論遂定

皇帝二載秋閏八月初吉 趙曰皇帝言肅宗也二載言至德二載也

杜子將北征 夢弼曰自鳳翔歸鄜州此之謂北征征行也

蒼茫 茫一作忙夢弼曰蒼茫荒寂之貌蘇曰胡混自金陵歸來安蒼茫下馬問里人曰家室何在

問家室

維時遭艱虞 一作危

朝野少暇日 夢弼曰謂軍興公私不遑安處也

顧慚恩私被詔許歸蓬蓽 洙曰時房琯得罪甫上言琯罪細不宜免帝怒詔三司推問甫謝因稱琯宰相子少自樹立有大臣體帝不省錄詔放甫歸鄜省家修可曰傳長虞詩歸身蓬蓽廬夢弼曰蓬門蓽户甫

言所居三川是也拜辭詣闕下拜一作奉闕下一作閤門【鶴】曰漢有標闕鳳闕東闕北闕故云怵惕久未出【鶴】曰怵惕二字出禮記驚動貌【希】曰怵惕久未出殆是久得此命而不敢行也雖乏諫諍姿恐君有遺失【父】曰言諫免琯【趙】曰甫不忍輕去其君恐君又有過而欲諫之君誠中興主【夢弼】曰中竹仲切【趙】曰中興主指言肅宗也經緯固密勿【夢弼】曰密勿謂黽勉也東胡反未已臣甫憤所切【洙】曰東胡祿山也憤其亂也【趙】曰指言安慶緒也至德二載正月乙卯安慶緒已弒其父祿山而襲僞位矣揮涕戀行在【父】曰天子行幸所在曰行在時肅宗即位靈武故以行在言之【希】曰漢武帝紀徵請行在所師古曰天子或在京師或出巡狩不可豫定故言行在所道

途猶恍惚途一作路【魯】曰言心憂也乾坤含瘡痍【魯】曰謂戰傷之苦也憂虞何時畢【補註】易得失憂虞憂慮也虞度也靡靡踰阡陌【朱】曰靡靡猶遲遲也詩行邁靡靡【夢弼】曰阡陌田間道也玉篇南北曰阡東西曰陌人煙眇蕭瑟【朱】曰蕭瑟言人皆逃亂無留居者【夢弼】曰曹植送應氏詩中野何蕭條千里無人煙【補註】蕭瑟寒涼之意所遇多被傷呻吟更流血回首鳳翔縣【朱】曰時肅宗在鳳翔旌旗晚明滅【夢弼】曰謂屯兵以扈駕也周禮司常析羽爲旌熊虎爲旗前登寒山重【夢弼】曰謂重疊非一山也其跋涉勞苦可知也屢得飲馬窟【朱】曰古樂府有飲馬寒山窟行【夢弼】曰賊兵所經飲馬于此水也邠郊入地底【朱】曰邠州古豳國昔公劉

據其地開元十三年改豳州爲邠【夢弼】曰言隋于賊也涇水中蕩潏【夢弼】曰按九域志涇水在涇州而邠州西距涇州才百五十里涇水之所通也故云中蕩潏【夢弼】曰言兵戈未靜也【補註】潏以律切水流貌猛虎立我前蒼崖吼時裂【夢弼】曰猛虎喻盜賊言邠涇二州盜賊可畏也【補註】吼許后切厚怨聲菊垂今秋花石戴古車轍戴一作帶青雲動高興幽事亦可悅事一作士山果多瑣細羅生雜橡栗【鄭】曰橡徐兩切櫟實也【夢弼】曰高唐賦芳草羅生晉虞贊流離鄠杜間拾橡栗而食或紅如丹砂或黑如點漆【曾】曰五白若截肪黃如蒸栗赤若丹砂黑如點漆又齊有醜女鬢若飛蓬眉如點漆雨露之所濡甘苦齊結實苦一

作酸【批】長篇自然不可無此○【沫】曰言山中草木皆遂其生而人不遑寧止【希】曰禮記雨露既濡【杜】曰放莊子曰日月之所照霜露之所墜【補註】唐子西語錄云古之作者初無意於造語所謂因事以陳辭如北征一篇直記行役耳忽云或紅如丹砂或黑如點漆雨露之所濡甘苦齊結實此類是也文章只如人作家書乃是

緬思桃源內

【韻會】曰緬彌兖切遠也【沫】曰桃源秦俗避亂之所【希】曰桃源在鼎州淵明記晉大康中武陵人捕魚忘路忽逢桃林夾岸數百步無雜木芳華鮮美落葉繽紛漁人異之前行窮林林盡得一山山有小口髣髴若有光便捨舟從口入初極狹行數十步豁然開明屋舍儼然阡陌交通雞犬相聞男女怡然見漁人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還家設酒食自云先世避秦亂率妻子邑人來此遂與邑人間隔不知今時為晉數日辭去既出詣太守說此太

守遣入隨往尋之遂迷不復得 益歎身世拙

路【趙】曰今見其果實而思之也【夢弼】曰甫嘆身居亂世不能爲挑源之隱足見其謀之拙也 坡陀望鄜畤【夢弼】曰坡陀高大貌鄜音孚畤諸市切祭天所也前漢郊祀志秦文公東獵汧渭夢黃虵自天下屬地其口止於鄜衍文公問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於是作鄜畤用三牲郊祭白帝焉 谷巖互出沒我行已水濱我僕猶木末【洙】曰木末言猶遠也【夢弼】曰時甫家在鄜故甫喜望鄜畤而見其巖谷迭相出沒心欲速至故先行已到水濱而僕從遲在木末也 鴟鳥鳴黃桑烏一作梟野鼠拱亂穴【補註】韓愈詩禮鼠拱而立註拱斂手也 夜深經戰場戰一作中寒月照白骨【蘇】曰李隱塞上行云寒月上征壘沙與骨共白胡馬

中夜數斷腸窮廬容潼關百萬師往者散何卒遂令半
秦民殘害為異物[趙]秋結中得從容諷刺語此大篇與致○[洙]曰翰以
兵二十萬守潼關及其敗也火拔歸仁曰公以二十萬一日覆敗持是安歸遂執以降賊
[修可]日魏文帝與吳質書元瑜長逝化為異物[夢弼]日潼關哥舒翰所守處為賊所破百
萬之師何其散敗若是倉卒乎異物鬼也秦地之民半為鬼物言將非其人禍延天下人
君選將可不慎歟潼關乃京師之喉咽而潼關謹守雖有百祿山其能破京城哉此甫深
為舒翰嘆惜也況我墮胡塵及歸盡華髮[洙]日甫先陷賊而亡
歸[趙]日言盡華髮則其存者於亂離之久見其盡老也經年至茅屋妻
子衣百結[蔡]日董先生衣百結慟哭松聲迴悲泉共幽

咽迴一作回幽一作鳴[師]曰慟徒送切哀過也[夢]平生所嬌兒[補註]嬌妖
嬈也嬈妍媚貌顏色白勝雪見耶背面啼垢膩脚不
韈[趙]曰見耶背面啼使耶字乃出木蘭詩不聞耶娘喚女聲垢膩脚不韈王祺以爲轉
石於千仞山之勢[薛]曰徐貴妃幼時隱於庶人家蒲身膩垢短衣脚無韈齊皇后見而奇
其相以萬金易而育之[修可]曰沆佺期被彈詩云窮困多垢膩[夢弼]曰韈與襪同牀
前兩小女補綻纔過膝[補註]綻直莧切衣縫解禮記衣裳綻裂紉
箴請補綴海圖坼波濤舊繡移曲折天吳及紫鳳
[魯]曰天吳水神也[修可]曰木玄虛海賦天吳乍見而髣髴山海經云朝陽之谷有神曰天
吳是爲水伯虎身人面八手八足八尾青黃色丹穴山有鸑鷟鳳之屬也如鳳五色而多

紫【趙】曰天吳海圖所畫顛倒在短褐【夢弼】曰
之物紫鳳所繡之物也公言妻
子寒凍以海圖舊繡補綻而爲小兒短衣故
波濤爲之拆綉紋爲之移天吳及紫鳳之類
或顛或倒其貧困可知也【修可】曰短當作裋
音豎蓋傳寫之誤也方言曰關西謂襜褕裋
者爲裋褐前漢貢禹短褐不完師古曰短謂
童豎所著之襦褐毛布也【補注】【趙】曰短褐字
長短之短班彪論云貧者衣短褐老夫情懷惡【夢弼】曰甫言不樂觀此也
嘔泄臥數日一作數日臥嘔泄【蘇】曰邵平不喜聞是非名利事輒聞即甚惡
數日嘔泄古詩是非添嘔泄那無囊中帛無一作能救汝寒凜
慄粉黛亦解苞【補注】苞通作包裹也衾裯稍羅列【補注】裯直
留切詩抱衾與裯註衾被也裯、襌被也瘦妻面復光癡女頭自

櫛學毋無不為曉粧隨手抹移時施朱鉛【洙】曰宋玉登徒子好色賦臣東家之子著粉則太白施朱則太赤【夢弼】曰鉛謂粉也狼籍畫眉闊【希】曰史記淳于髡傳盃盤狼籍【補注】狽蘇雛披雜亂貌生還對童稚【蘇】曰郭伋吾卒走還故鄉善對幼稚死心亦足矣似欲忘飢渴【夢弼】曰甫是以取帛為衣解粉黛羅衾裯妻面復光女頭自櫛以至抹粉畫眉皆得其所豈意生還還復見妻子中心之喜似忘飢渴然問事競挽鬚【蘇】曰林詁自回中還鄉兒童輩皆問事爭挽鬚鬢誰能即嗔喝飜思在賊愁甘受雜亂聒【夢弼】曰兒女喜父歸請問賊中耳之事憂苦如何復覩其鬚髮皆白競來挽引甫喜對童稚雖被驕騃亦莫忍生嗔喝之怒蓋念在賊苦宰甘受此亂聒復

何隸耶新歸且慰意生理焉得說說一作脫【批】北征精神全
得一段畫意他人著態有甚不能自言又着置勿道至尊尚蒙塵【夢弼】日至
尊謂肅宗也蒙塵謂暴露也左傳僖公二十四年天子蒙塵于外幾日休練
卒【夢弼】日練卒謂訓練其卒也仰看天色改旁覺妖氣豁
氣一作氣【蘇】日張子房日幾日妖氣開豁天宇明靜【夢弼】日漸見天宇澄清也陰風
西北来慘澹隨回鶻一作胡紇【洙】日唐書回鶻傳云回紇其先匈奴
也元魏時號高車或日敕勒訛爲藏勒臣于突厥至隋韋紇復叛去自稱回紇回鶻言
勇鷙猶鶻然【夢弼】日作回鶻非蓋德宗時方請易爲回鶻也其王願助順
其俗喜馳突【蘇】日張騫日西羌人俗喜騎馬闘射送兵五千人

宋曰時回紇以兵五千助順 鶴曰會要至德二載正月肅宗駕在彭原四月官軍爲賊將安守忠所敗於青渠北乃遣中官寶誠使於回鶻令發其兵九月回鶻遣太子葉護領番兵四千餘人來助討賊遂收東京葉護請且歸靈夏已北取馬収范陽

驅馬一萬匹 須溪曰兵五千而馬萬匹者謂良將之用兵馬必有副也唐史不言其數今見于詩

此輩少爲貴四方服勇决所用皆鷹騰破敵過箭疾 過一作如 宋曰回鶻驍彊初無首長逐水草轉徙善騎射喜盜鈔

聖心頗虛佇時議氣欲奪 趙曰言主上雖虛心以待其破賊然時議恐畢竟爲害所以氣欲奪也 須溪曰時回紇以五千兵萬匹馬來助天子討賊肅宗虛心以待之時議者以賊銳氣由此而奪蓋氣索必敗也

伊洛指掌收 公曰

伊洛二水指東都也西京不足拔官軍請深入蓄銳伺俱發伺一作可〔補〕曰此正時議以爲國家有恢復中原之理官軍深入自足破賊不必專用回鶻兵也此舉開青徐旋瞻略恒碣〔希〕曰書太行恒山至于碣石故曰恒碣〔夢弼〕曰青徐恒碣皆東北之地自此可以略取矣昊天積霜露〔夢弼〕曰元氣廣大謂之昊天正氣有肅殺〔夢弼〕曰肅殺陰氣之正也禍轉亡胡歲勢成擒胡月〔朱〕曰隋長孫晟傳曰臣夜望磧北有赤氣長百餘里如雨下垂按兵書名洫血欲滅匈奴宜在今日〔夢弼〕曰謂肅宗獲回紇之助蓋天人之理相應祿山決可滅也胡命其能久〔夢弼〕曰史思明傳思明夜驚擾胡床乜唾優問故荅曰我夢羣鹿度水鹿死而水乾云何俄如匽優相謂曰胡

命盡爭

皇綱未宜絕憶昨狼狽初【夢弼】曰酉陽雜俎狼狽是兩物狽前足絕短每行駕兩狼失狼則不能動故世言事乖者爲狼狽【夢弼】曰狼狽喻國家多難失勢之時也**事與古先別**【補註】【趙】曰蓋謂古先亦有衰亂而今日與之殊別焉其殊別者何也奸臣如楊國忠既誅其黨與失勢而蕩析矣此與古先別之一也夏殷亦衰矣而褒妲不詩上皇乃能割情忍愛而誅貴妃此與古先別之二也**姦臣競葅醢**【鄭】曰葅臻魚切【洙】曰祿山之反亦國忠媒蝎之【補註】楚辭后辛之葅醢註藏菜曰葅肉醬曰醢**同惡隨蕩析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妲**【夢弼】曰妲當葛切【洙】曰褒似妲已也此言誅楊貴妃也胡仔元任曰褒妙周幽王后也夏字疑誤當作高周【鮑】曰魏秦云唐人詠馬嵬之事尚矣世所稱者劉白劉

禹錫曰官軍誅佞幸天子捨天姬白樂天曰
六軍不發無奈何宛轉蛾眉馬前死此乃歌
詠祿山而明皇不得已誅貴妃也豈特不曉
文體蓋亦失事君之禮矣若夫老杜則不如
此其北征詩曰憶昔狼狽初事與古先別姦
臣競葅醢同惡隨蕩析不聞夏殷衰中自誅
襃姒以明皇鑒夏殷之敗畏天
悔禍賜妃子死官軍何與焉詩
周漢獲再興
宣光果明哲
[魯]曰周宣于漢光武也[夢弼]曰
謂周宣王漢光武皆中興之主
以喻肅宗明斷
再造唐室也
桓桓陳將軍
[洙]曰陳將軍玄
禮也首謀誅貴
妃揚國忠[又補]曰書牧誓勖哉
夫子尚桓桓註桓桓武貌
仗鉞奮忠烈
[蔡]曰
汉黠仗鉞宣
風奮於忠烈
微爾人盡非于今國猶活
[定功]曰
孫
楚為石仲容與孫皓書曰愛民活國道家所
尚又齊高帝手敕王廣之子珍國云卿愛人

活國甚劘吾意【夢弼】曰爾指玄禮也謂無淒玄禮之言則唐之天下無復爲唐有矣

涼大同殿寂寞白獸闥【夢弼】曰興慶宮勤政內曰大同殿考之唐志無白獸闥之名豈後漢白虎門而言之乎意謂故宮失守皆淒涼寂寞而可傳也【鶴】曰漢有白虎殿唐高祖名虎故改曰白獸

都人望翠華【洙】曰司馬相如曰建翠華之旗【夢弼】曰都人望肅宗之收復京師翠華謂以翠羽爲葆

佳氣向金闕【蒼舒】曰按神異經東北大荒中有金闕高百丈上有明月珠徑三丈光照千里中有金階西北入兩闕中名天門【夢弼】曰金闕謂以金飾闕門妖氛蕩滌有鬱葱之佳氣也【補註】【趙】曰大意勸車駕歸長安也

園陵固有神掃洒

數不缺【批】謂每有喪亂終必反正

煌煌太宗業樹立甚宏

達【洙】曰園陵天子所葬之處【夢弼】曰數色角切頻也先帝山陵皆蓄神靈可以陰騭子孫而中興之君復盡孝道掃洒之禮未嘗必鈌自茲已往必能紹復太宗之業祿山蕞爾之寇何足慮乎【補註】詩人玉屑詩家以杜陵稱首正謂其無一篇不寓尊君敬上之意如北征詩云桓桓陳將軍仗鉞奮忠烈都人望翠華佳氣向金闕煌煌太宗業樹立甚宏達洗兵馬云成王功大心轉小郭相謀深古來少司徒清鑒懸明鏡尚書氣與秋天杳先後重輕非苟作者滄浪詩評太白夢遊天姥吟遠別離等子美北征兵車行垂老別等太白不能作論詩以李杜爲準挾天子以令諸侯也

徒步歸行

【公自註】贈李特進自鳳翔赴鄜州途經邠州作【魯】曰特進李嗣業也時守邠州自鳳翔趨三川便道經邠州以徒步困頓不能前進遂從

此詩贈之就借乘馬代勞往鄜州也【師】以【古】曰律詩拘於聲律古詩拘於句語以是辭不能達夫謂之行者達其辭而已如古文而有韻介自陳子昂一變江左之體而歌行暴于世行者辭之遣無所留滯如雲行水行曲折溶洩不為聲律語句之所拘但於古詩句語中得增辭語耳

明公壯年值時危經濟實藉英雄姿國之社稷今若是武定禍亂非公誰【趙】曰魏賀拔勝稱宇文泰曰宇文公文足經國武能定亂【夢弼】曰明公指李特進時遭祿山之亂經綸康濟天下儻不藉李李公英雄之姿撥定禍亂誰能膺是任乎

鳳翔千官且飽飯衣馬不復能輕肥【曾】曰語乘肥馬衣輕裘【夢弼】曰是時公私匱乏羣臣粗得飽飯

出入不能兼乘其餘可知按集有詩云
自從官馬送還官行路難行齒如棘
青袍朝士最困者白頭拾遺徒步歸洙曰甫謂上
於鳳翔受左
拾遺夢弼曰甫貧甚官卑只衣綠袍
是時馬貴不能辦是以徒步歸家也人生交
契無老少論交何必先同調交一作心夢弼
曰特進少年特
達甫自言老大非其輩行然古人交契有忘
年者不必論其老少也人之相知貴相知心
甫雖向日不與李特進相識今一見傾蓋如
舊亦不必論先同調也謝靈運詩誰謂古今
殊異代可同調孫綽子或問雅俗曰判風流
正位分涇渭殊流雅鄭異調此之謂雅俗調
徒吊切才調也妻子山中哭向天須公攊上追風驃
拙謂家人望其歸須借馬馳去○夢弼曰攊
音歷馬槽也驃毗召切黃白色也修可曰雀

豹古今註始皇七馬一曰追風【師】曰追風驃
言李公有驃騎疾可追風逐電甫欲就之一
借【鶴】曰按李嗣業本傳京兆高陵人因隨高
仙芝平勃律加特進祿山反肅宗追之至鳳
翔上謁肅宗喜曰卿至賢於數萬衆嗣
業忠毅憂國不計居產有宛馬十疋

彭衙行【魯】曰馮翊郡合陽縣西有彭衙城【鶴】曰史記秦文公分清水為白水縣即此地漢爲彭衙縣故城在白水縣東北六十里當是天寶十五載適白水後七月聞肅宗即位靈武公赴行在時作故有夜深彭衙道月照白水山句

憶昔避賊初北走經險艱夜深彭衙道月照白水山【希】曰同州馮翊郡有白水縣在州之西北而鄜州亦在州北延州又在鄜

之西北不蒲七十里皆公所經之途也此詩殆是記初避賊時事非謂歸鄜州此也【夢弼】曰天寶十五載七月甫避賊於馮翊有白水高齋時

盡室久徒步【趙】曰盡室全家也左傳盡室以行

逢人多厚顏【洙】曰書五子之歌顏厚有忸怩羞愧之情見於面貌如面皮厚然故以顏厚爲色愧【夢弼】曰言貧困不能自振思以辱及妻孥故爲之羞也

參差谷鳥吟一作鳴

不見遊子還【批】十字最是情痛○【夢弼】曰公以前年秋避賊次年春谷鶯鳴尚不得還故有是句

癡女飢咬我啼畏猛虎聞【夢弼】曰猛虎喻盜賊也

懷中掩其口【蘇】曰王莽五歲語尨乖父聞之急掩其口抱於懷中

反側聲愈嗔小兒強解事【夢弼】曰強巨兩切

故索苦李餐【夢弼】曰餐千安切說文呑

也方避寇之際匿聲隱迹惟恐盜賊知之柰何飢兒啼聲愈厲故以苦李誘啗之而小兒亦強會事是以不爲賊所蹤跡矣

一旬半雷雨泥濘相攀牽夢弼曰濘乃定切淖也既無禦雨備雨一作濕徑滑衣又寒

有時經契闊經一作最夢弼曰詩死生契闊毛萇傳契闊勤苦也竟日

數里間野果充糇粮洙曰詩乃裹糇粮糇乾食也畢枝成

屋椽夢弼曰言宿于樹下也早行石上水暮宿天邊煙

少留同家窪欲出蘆子關故人有孫宰高義

薄曾雲夢弼曰窪烏瓜切同家窪即同州同谷曾與層同陸士衡詩高義薄雲天

洙曰同家窪蘆子關皆地名希曰關在延州延昌縣北公欲往而孫宰延之孫其三川之

宰歟延客已曛黑沐曰曛黑薄暮也謝靈運詩朝遊窮曛黑張燈啓重門㷀湯濯我足剪紙招我魂夢得曰昔屈原被讒於楚懷沙自沉宋玉為之作招魂甫意若曰盜賊充斥身涉艱苦魂魄為之沮喪故孫宰剪紙為旐以招其魂也從此出妻孥相視涕闌干沐曰言淚之墮也闌干衆多貌趙曰談藪王元景使梁劉孝綽送之泣下元景無淚謝曰卿勿怪我別後闌干闌干淚不斷之貌衆雛爛熳睡夢得曰衆雛公指以喻諸子幼小也爛熳謂睡之熟也鸚鵡賦匪餘年之足惜憫衆雛之無知喚起霑盤飧夢得曰飧音孫說文餔也彥輔曰僖公二十三年晉公子重耳過曹曹大夫僖負羈饋盤飧寘璧焉誓將與夫子夢得曰夫子指孫宰也永結為弟昆遂

空所坐堂安居奉我歡[師]曰惟孫宰尚義以所坐之堂而館我況復以盤飧禮之加恤故甫誓與之結爲兄弟示其親愛之誠不相忘也[浦註]空音控誰肯艱難際豁達露心肝[夢弼]曰當艱難之際能披心肝以氣義相待者寔難其人別来歲月周胡羯仍構患[夢弼]曰患胡官切[希]曰公以天寶十五載避冦入鄜令云歲月周即是指明年至德上載而言胡羯仍構患謂史思明等引兵共十萬冦太原及安慶緒立使尹子奇歸檀及同羅奚兵十五萬趨睢陽事見通鑒何當有翅翎飛去墮爾前[趙]曰公旣陷賊而脫身達行在所故寄此詩感其恩懷其人矣[夢弼]曰自是執別已經朞年盜賊尚未平恨無羽翼可到同谷與孫宰款會此渴仰之辭也

發秦州【洙曰乾元二年自秦州赴同谷縣紀行】【鶴曰按九域志秦州西南至成州二百六十五里同谷乃附邑當是乾元二年赴同谷時舊說是矣韓子蒼嘗論此詩筆力變化當與太史公諸贊方駕學者宜常諷之朱文公語錄杜詩初年甚精細晚年曠逸不可當如自秦州入蜀諸詩分明如畫乃其少作也】

我衰更嬾拙生事不自謀無食問樂土【洙曰詩適彼樂土】【師曰同谷在京之南不經殘破故云樂土】【修可曰莊子云吾無糧故無食】

無衣思南州【洙曰雪賦裸壤重繒註不衣國也謝靈運詩南州實炎德桂樹陵寒山趙云楚辭嘉南州之炎德南州氣暖故思南州】【趙曰同谷絲麻多於秦塞故也】

漢

源十月交【鮑】曰唐志漢源屬同谷郡大槩美同谷風土多暄利於貧士非九月十月之交去秦也【希】曰漢源同谷郡之中下縣近蜀故多暖【夢弼】曰巴漢志漢水二源東源出漢之養山寰宇記秦州清水縣嶓冢山漢水出焉天氣涼如秋草木未黃落【蘇】曰賈誼長沙十月草木尚未黃落加之蒸濕北人甚不宜風土況聞山水幽水一作東栗亭名更佳【鄭】曰今成州栗亭縣下有良田疇充腸多薯蕷【朱】曰永和初有採藥於衡山者道迷粮盡過息巖下見一老公告之以飢與之食物如薯蕷後不復飢【夢弼】曰薯常恕切蕷羊茹切本草薯蕷充五藏輕身不飢崖蜜亦易求【蘇】曰本草戴石蜜陶隱居云即崖蜜也高山巖石間作之色青赤味小醶食之心煩其蜂黑色似蝱【希】曰崖蜜則蜂於崖

石上所作之蜜成州多產此故貢以蠟燭李義山峰詩云紅碧寂寥崖蜜盡碧簾迢遞霧巢空唐人大抵稱蜜爲崖蜜也

密竹復冬筍清池可方舟[朱]曰西都賦鏡清流又方舟並鶩俛仰極樂[趙]曰謝靈運詩密竹使徑迷方舟並兩船也爾雅云大夫方舟

雖傷旅寓遠傷一作云

庶遂平生遊[師]曰漢源之地向南木不甚寒十月之交草木未落況又山水之幽可以寓居栗亭縣在郡東五十里其田肥沃又可以耕其薯蕷崖蜜冬筍之類又可以充腸其清池又可泛舟雖客居遠鄉亦足以遂其樂也

此邦俯要衝實恐人事稠[希]曰此邦指秦州而言也

應接非本性[蘇]曰阮嗣宗頗倦人事應接進退非吾本性[趙]曰王子敬過越州見潭壑澄徹清流瀉注云山川之美使人應接不暇

登臨未銷

憂【朱】曰王仲宣登樓賦登茲樓以四望聊暇日以銷憂谿谷無異石塞

田始微收豈復慰老夫夫一作大惆然難久留惆一

作烟【黃】曰秦州衝要之地人事紛冗況甫平昔心性嬾不能應接煩劇而登臨又無奇山佳水可銷憂兼是砂石之田最爲磽埆所收微薄久不可以養生是以難爲久留而去之同谷也【補注】趙曰以景趣言之則谿谷無異石以地利言之則塞田始微收皆不足以慰我懷抱而當去也

日色隱孤戍烏啼滿城頭【補】曰何遜詩圍日隱州烏帝蒲城頭

中宵驅車去飲馬寒塘流【朱】曰古詩飲馬長城窟

磊落星月高【趙】曰古詩兩頭纖纖月生磊磊落落向曙星

蒼茫雲霧浮【修可】曰庾信詩寂寞歲陰窮蒼茫雲貌同大哉乾坤

内吾道長悠悠【師】曰言天地雖寬而吾道凋喪若無所容亦終於此而已矣故曰長悠悠

赤谷【鶴】曰以晨發赤谷亭又前有赤谷西菴則此亭在秦州近境乾元二年作【夢弼】曰十道志在成州

天寒霜雪繁【洙】曰詩正月繁霜【趙】曰孔子曰天寒既至霜雪既降遊子有所之【洙】曰李陵詩遊子暮何之豈但歲月暮【洙】曰古詩淒涼歲云暮又歲月忽已晚重來未有期【洙】曰蘇武詩相見未有期晨發赤谷亭險艱方自茲【洙】曰任彥昇詩晨發富春諸又云艱險方自知亂石無改轍【洙】曰曹子建詩中途絶無軌改轍登高岡【夢弼】曰不以亂石之故而

陂轍也我車已載脂[朱]日詩載脂載轄還車言邁山深苦多
風[朱]日魏文帝苦戰行溪谷多風霜雪沾衣落日童稚飢[朱]日苦寒行行
行日已遠人馬同時飢悄然村墟迥煙火何由追[趙]日四荖
無煙火公詩言童稚苦飢而封墟尚遠煙大無所追求以造飯也[朱]日曹子建詩中野何
蕭條千里無人煙貧病轉零落一作飄零[朱]日謝靈運詩萬事俱零落
故鄉不可思[朱]日魏文帝詩鬱鬱多愁思綿綿思故鄉善哉行還望故鄉鬱
何壘壘常恐死道路[朱]日語箏死於道路乎永為高人嗤
[illegible][趙]日蚩赤之切笑也古詩但為後世蚩
鐵堂峽[鮑]日欽止云此篇雙聲疊韻體[補註]學林新編南史謝莊傳日

王元謨問莊何者爲雙聲何者爲疊韻
荅曰互護爲雙聲𠢕碻爲疊韻某按古
人以四聲爲切韻紐以雙聲疊韻以
五音爲定盖謂東方喉聲爲木音西方
舌聲爲金音南方齒聲爲火音北方脣
聲爲水音中央牙聲爲土音也雙聲者
同音而不同韻也疊韻者同音而又同
韻也互護同爲脣音而二字不同韻故
謂之雙聲𠢕碻同爲牙音而二字又同
韻故謂之疊韻若彷彿熠燿騏驥慷慨
咿喔霢霂皆雙聲也若侏儒童蒙崆峒
巃嵸螳蜋滴瀝皆疊韻也按李羣玉詩
方穿詰曲崎嶇路又聽鉤輈格磔聲
由崎嶇乃雙聲也鉤輈格磔乃疊韻也

山風吹游子縹緲乘險絕【夢弼】曰縹普沼切緲弭沼切縹緲衣

褭飛揚貌硤形藏堂隍立之曰山臺如堂隍峽藏于兩山之間【鶴】曰九域志

秦州西北有上峡下峡峡口壁其此峡之分獣又唐志成紀有鐵峡壁色立積

鐵夢弼曰山峭如壁立其色黒若積鐵也徑摩窮蒼蟠洙曰魏文帝脩

條摩蒼天常道立深谷下無底高叢聳窮蒼趙曰徑之屈蟠而摩天以言高也石與

厚地裂脩纖無限竹限一作垠嵌空太始雪空一作孔

夢弼曰嵌丘衔切巖也太始雪謂常有雪自鑿開混沌以來其雪未消也威遲哀

壑底夢弼曰威遲委曲貌字與倭遲同詩周道倭遲殷仲文詩哀壑叩虚牝徒

旅慘不悅一作徒懷松栢悅洙曰謝靈運詩徒旅苦奔峭水寒長冰

横夢弼曰潘岳賦長冰積路我馬骨正折洙曰詩我馬瘏矣荀子折筋絶

骨夢弼曰陳琳飲馬長城窟行水寒傷馬骨生涯抵弦矢盜賊殊

未滅〔師〕曰弘矢言盜賊與也自盜賊竊發以來生涯抵棄不成家計也〔趙〕曰抵者逢抵之抵抵弘矢則遭用兵之時也

飄蓬踰三年〔趙〕曰飄蓬逐商君書曰夫飛蓬遇飄風而行千里乘風之勢也古詩轉蓬離本根飄飄畏長風

迴首肝肺熱〔師〕曰肝肺熱言憂則內熱也

鹽井〔彥輔〕曰蜀都賦家有鹽泉之井〔鶴〕曰唐食貨志唐有鹽井六百四十而戎州巂州州井各一此當是指戎州之井而言也〔夢弼〕曰蜀道陵綿資瀘榮梓遂閬普果等十州鹽井總九十所每年課鹽都當錢八千五十八貫

鹵中草木白〔洙〕曰地舄鹵者生鹽〔修可〕曰許慎說文曰鹵鹽池也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又漢宣帝常困於蓮勺鹵中註蓮勺縣有鹽池廣十餘里其鄉人名鹵中

【夢弼】日草木白言生鹽花也青者官鹽煙【□】日事思瑤溪詩諡作直者青
鹽煙官作既有程【洙】日程限也【趙】日陳琳詩官作自有程煮鹽煙
在川【洙】日前漢吳王東煑海爲鹽汲井歲搰搰【夢弼】日搰戶骨切用
力貌字或從木非是莊子天地篇子貢見漢陰丈人方將爲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
灌搰搰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出車日連連【□】日莊子駢拇篇又奚連連如
膠漆纆糾連結也【天啓】日連連言運載不輟也自公斗三百轉致斛
六千【洙】日轉致一言貿易也【夢弼】日官賣錢只三百可致一斗商賣轉販一石大千倍
收其利【希】日唐志云天寶至德間鹽每斗十錢乾元元年第五琦爲諸州榷鹽鐵使盡搉
天下鹽斗加時價百錢而出之爲錢二百一十此詩作於乾元二年何以乃云斗三百當

是天下艱危因民所急而稅之劉晏之筞行而愈弱矣 君子慎止足【可考】曰張景陽詠史詩達人知止足【夢弼】曰君子足則知止也 小人苦喧闐【夢弼】曰小人足則愈貪也 我何良嘆嗟【夢弼】曰良乃良久也 物理固自然 一作亦固然【魯】曰物有利則人爭取之說理之自然何可嘆嗟乎

寒硤 【魯】曰寒硤秦地名【趙】曰乾元二年作秦成大抵多硤然秦至成之界垂二百里又七十里至成今公自十月去秦而至此已仲冬之交則此硤當尚在秦州之境

行邁日悄悄【朱】曰詩行邁靡靡又憂心悄悄黃曰遠行曰邁【夢弼】曰悄憂也 山谷勢多端雲門轉絕岸【夢弼】曰雲門亦秦地名 積阻

霾天寒[夢弼]曰積阻言險阜聚于此曰爾雅釋云天風而雨土爲霾[洙]寒硤
不可度我實衣裳單實一作貧況當仲冬交[師]曰甫自
秦至此已十一月故云仲冬交甫於詩皆以
年月紀欲後世有所考其行止也不然何以
謂之詩史乎泝沿增波瀾[夢弼]曰泝逆流而上也沿順流而下也增波瀾
謂仲冬風急也野人尋煙語[夢弼]曰謂尋火煙乃得野人與之語則知路少
行人也行子傍水餐[夢弼]曰言人煙踈闊也此生免荷殳
[鄭]曰荷何佐切負也[夢弼]曰殳度朱切古今註戟之遺象也[洙]曰候人詩荷戈與殳[蘇]曰
劉肅退居嵩嶺恬然自樂謂兒姪曰尒輩當
勉力井眷此生何望青雲致身倘免荷戈執
殳其幸亦非細未敢辭路難[批]怨傷中厚得詩人之正○[夢弼]曰甫雖行路

之雖猶愈於苟受之夫所以不敢辭路難也

法鏡寺〔鶴〕日同上是乾元二年作詩云愁破崖寺古意尚在秦州也

身危適他州〔夢弼〕日避關輔之饑而欲適同谷也勉強終勞苦〔夢弼〕日謂此行本出於不得已迫〔蘇〕日陶侃勉強仕官終亦勞心苦力但歸老田園養此疲薾可矣神傷山行深〔秦〕日山行深謂經九曲坂頗令人傷神愁破崖寺古〔夢弼〕日望見法鏡寺可以駐足忽使人愁悶破除也嬋娟碧鮮淨〔洙〕日吳都賦檀欒嬋娟玉潤碧鮮〔趙〕日碧鮮言竹也竹謂之嬋娟唐孟郊有三嬋娟詩日竹嬋娟月嬋娟人嬋娟也蕭摵寒籜聚〔新〕日摵子六切又所隔切〔洙〕日謝靈運詩云初篁苞綠籜盧子諒詩摵摵芳葉零〔夢弼〕日蕭摵即蕭瑟也回回山

根水山一作石〔朱〕曰劉公幹詩回回自昏亂冉冉松上雨洩雲蒙清晨雲〔批〕謂泉行高山下如雨氣四散爲雲也○〔朱〕曰魏都賦窮岫泄雲日月恒翳顏延年詩泄雲已漫漫夕雨亦淒淒〔田〕曰洩與泄同泄猶出也〔夢弼〕曰曉雲溶洩而濛籠也初日翳復吐〔朱〕曰曹子建詩微陰翳陽景朱甍半光烱〔鄭〕曰甍謨耕切烱古迥切光也戶牖粲可數〔夢弼〕曰數所主切計也言雲日雖隱映而此寺粲然鮮明可以一一計也挂策忘前期出蘿已亭午出一作高〔朱〕曰天台賦義和亭午〔夢弼〕曰說文日在午曰亭亭在未曰映亭高貌亭午日正高也甫拄杖於此遠眺法鏡遂忘前進及出此山不覺已亭午矣冥冥子規叫〔朱〕曰子規一名杜宇蜀人以爲望帝魂〔希〕曰子規春鳥也春深乃鳴令仲

冬之交而其聲已聞地氣之暖使然也公去秦以赴南州之暖可見矣微徑不

復取【批】語自老意⊕【師】日甫欲少憇此寺奈聞子規聲起人思鄉况徑陌微穿難以取就一遊於是前邁故云云

青陽峽【鶴】日詩謂之塞外又謂東笑蓮花卑則非秦地矣又云却憶踰隴坂當是乾元二年作

塞外苦厭山南行道彌惡【師】日天下山惟南最多甫自秦適同谷是自北之南也

岡巒相經亘【朱】日盧子諒詩岡巒挺茂樹雲水

氣參錯【朱】日謝靈運詩迴流觸驚急臨圻阻參錯林迴硤角來【夢弼】

日言兩山來峙其兩傍如牛角而來也天窄壁面削窄一作穿【夢弼】日言

峽中天地逼俠面前山峪如削壁然也磎西五里石鄭曰磎苦奚反今作
溪夢弼曰五里乃石名也縱橫五里奮怒向我落仰看日車側
洙曰後漢李左九曲歌安得力士翻日車夢弼曰日車即日御也爲此石所礙側而過也
莊子徐無鬼篇若乘日之車而游於襄城之野俯恐坤軸弱趙曰坤軸即地
軸也此言落石之聲勢以其聲震天而日車爲之側其勢可以壓地而坤軸爲之弱也夢
弼曰恐弱不能載叢石以其石之高大故也博物志地下有三千六百軸互相牽制魑
魅嘯有風夢弼曰魑丑知切魅明祕切鬼屬洙曰天台賦始經魑魅之塗鮑明
遠蕪城賦水魅山鬼野鼠城狐風嘷雨嘯昏見晨趨蘇曰何遜詩云林間夕風生隔水魑
魅嘯工部乃言亂世無正人使魑魅向風而嘯霜霰浩漠漠昨憶踰

隴坂眎憶一作憶眎【趙】曰漢書天水郡註有大坂名曰隴坂偶曰秦州記曰隴坂九曲不知高幾里高秋視吳嶽【宋偁】曰周禮雍州其鎮曰嶽山註云吳岳也漢志吳山在汧縣西彭曰國語謂之西吳秦都咸陽以爲西嶽此公自華之秦時所見也

東笑蓮花卑北知崆峒薄【希】曰吳岳之高東卑蓮峯北薄崆峒蓮峯在秦山崆峒在岷州超然侔壯觀【夢弼】曰觀古亂切相如封禪書斯天下之壯觀【趙】曰言青陽峽山超峙而起可侔吳岳之壯觀已謂殷寥廓一殷作隱【鶴】曰殷音隱【朱】曰天台賦太虛寥廓而無閡突兀猶趁人【批】謂前險已盡至此依然相隨來也及茲嘆冥寞嘆一作欲【趙】曰謂至其趁人之際嘆神造之冥寞而不可測也【夢弼】曰按集公於赤谷詩云險難方自茲蓋謂登隴坂之險遂

遠眺吳楚之山其勢皆雄峻唯蓮花崆峒山比之尤爲卑小及此得覽五里石超然特起可侔吳岳已謂險阻盡於是矣豈意突兀之勢隨人無盡使我嗟嘆宾䆖之中始知天地寥廓壯觀非一而已

龍門鎮【鶴】曰龍門鎮在河南縣然非秦州往成州之路詩又云洹洄棧道濕殆是成州亦有鎮與之同名又詩云防虞此何及嚴礪元和中嘉陵江二百里通漕以饋成州戍兵其在此歟

細泉兼輕冰沮洳**洳棧道濕**【夢弼】曰沮縣茹切洳羊恕切沮洳濕也棧士諫切又士限切編竹爲閣道謂之棧道**不辭辛苦行迫此**

短景急【洙】曰舞鶴賦急景凋年歐曰短景急言日短急於奔程也**石門雲**

雷隘雲雷一作雲雲隘一作溢〔夢弼〕曰石門謂石峙兩傍如門然蜀都賦阻以石門註云石門在漢中之西褒中之北蜀之險隘古鎮峯巒集旌竿暮慘澹〔夢弼〕曰言屯兵於此旗竿暮豎其色慘澹也風水白刃澁〔夢弼〕曰澁色立切不滑也胡馬屯成皋〔趙〕曰成皋鞏洛之地〔夢弼〕曰安史之兵屯於成皋鞏洛之間也防虞此何及〔批〕彼屯成皋而此防龍門豈相及哉非後時也○〔洙〕曰防虞此何及言已後時矣嗟爾遠戍人山寒夜中泣〔洙〕曰陸士衡詩苦哉遠征人拊心悲如何

石龕〔夢弼〕曰龕苦含切〔鶴〕曰石龕在成州近境

熊羆咆我東〔夢弼〕曰咆蒲交切說文熊獸似豕山居冬蟄爾雅釋獸羆似熊

黃白文虎豹踹我西【洙】曰號胡刁切魏武帝苦寒行熊羆對我蹲虎豹夾
路帝我後鬼長覇我前狨又啼【夢弼】曰狨音戎【蘇】曰楊大年云
狨之形似鼠而大尾長作金色生川峽深山中人以藥矢射殺之取其尾爲卧褥鞍被坐
氈之用狨甚愛惜其尾既中毒即齧斷其尾以擲之惡其爲身害也蓋輕捷善緣木援狖
之類【趙】曰四我乃公之新格劉琨扶風歌止曰鹿遊我前猴戲我側兩句而已天寒
昏無日山遠道路迷【蘇】曰梁諤入黔中山遠林茂鳥道欹危煙霧冥
晦咫尺路迷驅車石龕下仲冬見虹霓【蘇】曰惠帝時仲冬虹
霓晝見三日國政頹圮節令不時諸侯專權【夢弼】曰見此紀異也虹陰氣也孟冬之月虹不
見今見於仲冬謂陰勝於陽有臣侵君之象伐竹者誰子竹一作木【洙】曰

仲冬之月日短至則伐木取竹箭此堅成之極時【鶴】曰黃庭經問誰家子在我身悲謌上雲梯上一作抱【趙】曰雲梯宇起於墨子曰公輸班爲雲梯爲官采美箭五歲供梁齊【趙】曰爾雅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梁謂汴州齊謂今之山東皆安史之兵所在也故采箭以供官用矣【希】曰自天寶十四載至今乾元二年爲五年皆云直簳盡【鄭】曰簳口旱切亦作笴【補】【註】簳周禮槀人註箭幹無以充提攜【鮑】曰貧者無以獻聊不空手充提攜故也奈何漁陽騎颯颯驚蒸黎或作驚關西【趙】曰漁陽騎指言安慶緒之兵也【夢弼】曰祿山所領皆漁陽突騎叛於天寶十四載颯颯如風之疾長驅來陷兩京天下驚駭也

積草嶺【公自註】同谷界【鶴】曰詩云卜居尚百里休駕投諸彦邑有佳主

入情如已會面則積草嶺在同谷縣邊境公將到縣得縣令書故云

連峯積長陰【洙】曰謂草木陰翳也【夢弼】曰謝靈運會吟行連峯競千仞白

日遞隱見【鄭】曰遞待禮切更也見形甸切【洙】曰言日光映射一有一無也颸

颸林響交【夢弼】曰颸疎鳩切風貌慘慘石狀變山分積

草嶺路異明水縣【夢弼】曰謂自此嶺之外東西別行東則同谷西則明

水也明水縣屬興州旅泊吾道窮窮一作東【希叢】曰仲尼曰吾道窮矣衰

年歲時倦【夢弼】曰衰老之年況當歲暮之時是以倦於行役卜居尚

百里休駕投諸彥【夢弼】曰百里乃縣城也諸彥指縣官也【趙】曰屈原有

卜居篇謝靈運擬鄴中詩序有云二三諸彥【蘇】曰李充休駕沐浴投諸英彥邑有

佳主人情如已會面【趙】曰古詩古稱會面難【夢弼】曰言眷愛之情如素相識矣

來書語絕妙【蘇】曰沈約得來書詞語絕妙筆墨遒勁無一點塵俗氣味可愛

遠客驚深眷【夢弼】曰遠客甫自稱荷諸彥眷顧之深令人揣分知驚也

食蕨不願餘【趙】曰左太冲詠史詩飲河期滿腹貴足不願餘

茅茨眼中見【批】相去尚百里想像如見顧休焉息焉之志也○【洙】曰謝靈運詩想見山阿人薜蘿若在眼陸士衡詩髣髴眼中人

泥功山【鶴】曰唐志云成州寶應元年沒吐蕃貞元五年於同谷縣之西境泥功山置行州自秦至成不蕭三百里涉兩月乃至爲詩十有二備言辛苦飢寒之狀觀其詩想其時可爲長太息也

朝行青泥上暮在青泥中泥濘非一時版築
勞人功 夢弼曰昔傳說版築傳巖即此地蓋爲水所蕩汨四時常泥濘故以版夾
其兩傍而築之也 不畏道路永 路一作途 反將汨沒同 反背
一作乃將一作及此 夢弼曰不怕道途遠之只恐反同版築之人同汨沒於泥淤也 白
馬爲鐵驪 朱曰馬青色曰驪 夢弼曰白馬過山翻爲黑色之驪 小兒成
老翁 夢弼曰小兒經此輕捷無所施亦成老翁之拙 哀猱透却墜 猿一
作猱 夢弼曰猿墜於此以不能攀援而哀 死鹿力所窮 趙曰鹿之所以死以
力窮於泥中走困也 寄語北来人後来莫忽忽 夢弼曰寄語後
來者須是防護無爲忽遽而汨沒於泥淤也

發同谷縣公自注乾元二年十二月一日自隴右赴劔南紀行師十道志正始中立廣業郡領白石栗亭後改曰同谷甫寓居同谷屬同谷飢歉又自同谷入蜀

賢有不黔突聖有不暖席洙曰文子曰墨子無黔突孔子無暖席夢弼曰聖賢措孔墨汲汲於歷聘也突竈孔也竈孔不至於黑言無暇炊爨也席卧褥也卧褥不至於煖言無寢寐也況我飢愚人人一作夫焉能尚安宅洙曰聖賢尚不免此吾豈能安宅乎夢弼曰按唐書甫居同谷兒女至有餓莩奚爲不糊口於四方乎詩其究安宅始來茲山中休駕喜地僻喜一作嘉夢弼曰甫始至同谷喜其地僻蓋以秦州要衝懶於應接按集公嘗有詩云地僻懶

衣裳蓋謂此也

柰何迫物累一歲四行役【大臨】曰詩父曰嗟予季行役【師】曰一歲之中凡四行役夏發華州十一月離秦州故詩云漢源十月交十一月至成州故云仲冬見虹霓十二月發同谷故云云

忡忡去絶境【夢弼】曰忡直巾切心變貌如爲物所衝也

杳杳更遠適停驂龍潭雲驂一作慘【夢弼】曰龍潭即同谷詩云南有龍兮在山湫是也

迴首白崖石白崖一作虎崖【夢弼】曰白崖山名在同谷迴首尚有眷眷之意

臨歧別數子握手淚再滴【洙】曰江淹詩罇酒送征人握手淚如霰

交情無舊深一作雖舊情深知【趙】曰公於同谷寓居未久蓋多新交而惜別之情則如故舊之深遠

窮老多慘慼【薛】曰史記翟公爲廷尉賓客交集既免門可張雀羅後復爲廷

尉賓客欲至翟公乃署門曰一貴一賤交情乃見**平生懶拙意**拙一作屈**偶值棲遁迹**【洙】曰郭景純詩云京華游俠客山林隱遁栖【夢弼】曰謂遇勝境即栖息初不問久暫也**去住與願違**【趙】曰嵇康云事與願違**仰慙林間翮**【蘇】曰裴寧去住不能如願四海干戈未息出門無食仰見飛鳥顧子曰吾不如此物羽翮飲栖出入自得長嘆久之【夢弼】曰林鳥尚得休憩而甫奔走無定居反有媿於林間之鳥也余觀公惜別之情必迫於寇攘而遷也

木皮嶺【鶴】曰嶺在成州之西境入蜀忙道經此詩云季冬携童稚辛苦

赴蜀門是乾元二年十二月作

首路栗亭西【洙】曰首音狩謂命車向西行也【夢弼】曰顏延年北使詩首路跼

險難

尚想鳳凰村【馬】曰依悒不忍去之意【鶴】曰栗亭鳳凰村皆在成州公嘗賦鳳凰臺北劉西康州地理志云同谷縣置西康州則臺與村在成州之北而栗亭在州東也

季冬攜童稚童一作幼辛苦赴蜀門【魯】曰蜀門即劍門也

南登木皮嶺險難不易論【鶴】曰蜀在成州之南故曰南登

汗流被我體【大觀】曰漢史汗流洽背

祁寒為之暄【洙】曰書冬祁寒

遠岫爭輔佐千巖自崩奔【洙】曰雪賦瞻山則千巖俱白謝靈運詩圻岸屢崩奔

始知五嶽外別有他山尊有一作見【夢弼】曰脅祿山僭擁帝號也【趙】曰張昶華山碑云山莫尊於嶽此據其最高而形容之別無它譏意惟五岳言尊字

仰干塞大明干一作者【夢弼】曰塞悉側切大明謂日

俯

入裂厚坤再闢虎豹鬭【洙】曰劉安招隱士虎豹鬭兮熊羆咆【蘇】曰徐庶見孔明曰虎豹再鬭必有一傷先生何法以格之孔明曰使三分即無鬭矣屢蹋風水昬【夢弼】曰謂水之險阻難行也高有廢閣道【洙】曰棧道也摧折如短轅短一作斷下有冬青林【洙】曰今之楩柟也【鮑】曰木名經冬不彫今所在有之石上走長根西崖特秀發煥若靈芝繁潤聚金碧氣【洙】曰蜀都賦金馬騁光而絕影碧鷄倏忽而曜儀連珠金碧之巖必㝵鳳舞之使清無沙土痕憶觀崑崙圖圖一作墟目擊玄圃存【趙】曰蓋以崑崙之玄圃比木皮嶺也【麥】曰莊子目擊而道存又神仙傳曰崑崙一名玄圃一名積石瑤房一曰閬風室一曰華蓋一曰天

杜又楚辭天問崑崙玄圃其尻安在註云崑崙山名在西北元氣所出其巔曰玄圃乃上通於天也夢弼曰崑崙玄圃皆神仙所居成都府因玄宗巡幸之後改曰西京故甫盛言其風物托之崐崙玄圃而寄所思也**對此欲何適默傷垂老魂**夢弼曰甫傷年老無所歸往也

白沙渡鶴曰渡之水逕盤頭郡東南合鳳溪水水上乘蜀水於廣業郡者也

畏途隨長江洙曰莊子畏途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趙曰釋文云險阻道可畏懼者也夢弼曰言陸路險阻可畏遂避之而從江也**渡口下絕岸**趙曰海賦絕岸千丈**差池上舟楫**夢弼曰差初加切差池緩進貌**杳窕**

入雲漢杳一作宵夢弼曰逐流而上水勢既高如入雲漢也天寒荒野
外日暮中流半夢弼曰言渡之遠也我馬向北嘶夢弼曰不
忘故鄉也古詩云胡馬嘶北風山猿飲相喚夢弼曰言猿尚求侶甫與兄弟
隔別反不若也元康地記猿與猴獮下共山宿臨旦相呼水清石礧礧夢弼
曰礧落畏切古詩水請石壘壘遠行不如歸沙白灘漫漫夢弼曰漫去聲
洙曰沈休文詩歸海水漫漫迴然洗愁辛迴一作俊蘇曰王吏甫得書訖
我愁辛多病一疎散蘇曰嚴助遊陸渾山歎曰多病無聊來此疎散以釋
沉鬱之興高壁抵嶔崟一作岑嶔鄭曰嶔音欽崟音吟嶔崟山貌洪濤
越凌亂洙曰曹植詩泛舟越洪濤謝惠連詩請彼時凌亂臨風獨回

首[蘇]曰王筠臨風長想英猷時復回首東望攬轡復三歎[明]曰范滂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趙]曰左傳置食三歎

水會渡一作水迴渡[鶴]曰渡名水會卽前所謂合鳳溪也詩云微月沒已久當是乾元二年十二月初至北

山行有常程中夜尚未安[蘇]曰寇恂中夜悲愁不得安寢[夢弼]曰水行瞬息千里不比山行程期有定是以中夜不得休息而奔程也微月沒已久崖傾路何難[洙]曰謝靈運詩崖傾光難留[蘇]曰程煜傾崖斷路人馬不通如逢泥水去住多難大江動我前動一作當[洙]曰謝玄暉詩大江流日夜洶若溟渤寬[洙]曰鮑明遠詩穿池類溟渤篙師暗理

楫【洙】日謝靈運詩理棹遄還期【夢弼】日左太
冲吳都賦篙工楫師選自閩禺習御長風
狎翫靈胥責千里於寸陰聊先期而歌笑輕
須史【夢弼】日篙如勞切刺船竹也
波瀾【蘇】日謝朓新城路士詩吳霜濃木石滑
兒未習水謌笑輕波瀾新
風急手足寒急一作烈入舟已千憂【洙】日謝靈運詩入舟陽已
微陟巘仍萬盤【洙】日詩陟則在巘【趙】日陸士衡詩仰陟高山盤【夢弼】日既
畏舟就陸復陟萬盤之巘其勞可知也回眺積水外眺一作出【趙】日文子
日積水成海【鶴】日積水當作積石蓋積石山
在河州而成與岷河鳳三州不遠河州又有
鳳林縣疑是鳳溪鳳州鳳凰村同得名始知衆星乾【批】窮而不漩○【夢弼】
日乾音干燥也初疑天與水相通及登巘
回視積水之外乃知星乾不接於水也遠

遊令人瘦【夢弼】曰古詩思君令人瘦曹子建詩沈憂令人老又吾得行遠遊遠遊欲何之

衰疾慙加餐【朱】曰古詩努力加餐飯謝靈運詩衰疾當在斯【夢弼】日陸行一上一下升降困頓苟不強飯何以支衰疾乎

飛仙閣【夢弼】曰華陽國志諸葛亮相蜀鑿石架空爲飛梁閣道又鄜元水經註大劍戍至小劍三十里連山絕險飛閣相通謂之閣道【鶴】曰自此上棧道矣飛仙以言其高當是乾元二年作

土門山行窄土一作出微徑緣秋毫一作徑微上秋毫【夢弼】曰言徑路之細也【蘇】曰張儀過大行曰微徑穿雲仰視緣雲若秋毫蟠折棧雲闌干峻【夢弼】曰言棧閣之高勢凌雲也闌干多也梯石結搆牢【朱】曰謝玄

暉詩結構何迢遞萬壑欹疎林林一作竹[趙]曰顧愷之萬壑爭流積
陰滯奔濤[夢弼]曰積陰謂積水也寒日外澹泊日一作月長
風中怒號[洙]曰莊子風作則萬竅怒號歇鞍在地底[夢弼]曰言
下閣道而少憩也始覺所歷高往来雜坐卧人馬同
疲勞[夢弼]曰魏武帝苦寒行行行日已遠人馬同時飢浮生有定分
飢飽豈可逃[蘇]曰吳律飢飽榮瘁人之定分非所肴欲可得也歎息
謂妻子我何隨汝曹[夢弼]曰謂爲妻子所累也[洙]曰馬援傳吾欲使
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
五盤[魯]曰謂棧道盤屈有五重[鶴]曰在漢中郡之境

玉盤雖云險山色佳有餘[洙]曰陶潛詩山氣日夕佳仰凌棧道細道一作閣[洙]曰漢祖入漢中燒絕棧道俯映江木疎地僻無網罟[蘇]曰宋王出遊見山鳥自得冀日此中林幽地僻無網罟彈射宜爾盡其天年也水清反多魚[趙]曰揚雄云水至清則無魚公據所見而反用之也好鳥不妄飛[師]曰淵明云鳥倦飛而知還甫自傷奔走曾好鳥之不若也野人半巢居[洙]曰禮運冬居橧巢王康琚皆在太平時亦有巢居子喜見淳朴俗[天啓]曰莊子澆淳散朴坦然心神舒東郊尚格鬭巨猾何時除[蘇]曰范曾東郊金華不息尚思格鬭戰壘滿目政散民流田畝無設寧不心痛[趙]曰指言東京之東郊安史之兵所在[洙]曰東京賊巨猾

間疊

故鄉有弟妹流落隨丘墟[洙]曰曹子建詩零落隨丘山

成都萬事好豈若歸吾廬[夢弼]曰陶淵明詩吾亦愛吾廬[洙]曰古詩行客雖云樂不如早旋歸

龍門閣[鶴]曰木皮嶺詩云高有廢閣道道即棧也或云棧或云閣非揆閣也

清江下龍門[魯]曰按地理志施州清江郡曰水經云水色清照十丈故名[鶴]龍門即龍門鎮所謂沮洳棧道縣致云閣者在山巔彼所謂沮洳漋水之下飛蓋龍門之山盤紆連亘為廣所以名列數郡

絕壁無尺土[夢弼]曰清江水目龍門鎮而下兩傍山壁立無一尺平地[趙]曰謝靈運云晨策尋絕壁

長風駕高浪

高一作白【趙】曰言風駕起之【洙】曰浩浩自太
郭景純吞舟浮海底高浪駕蓬萊
古【趙】曰浩浩水貌音上聲【洙】曰古詩浩浩陰陽移危途中縈盤一作危途
縈盤道仰望垂線縷【夢弼】曰踰閣道之田也滑石欹誰鑿
【夢弼】曰諸葛亮鑿石架空爲飛梁閣道浮梁裊相拄【夢弼】曰拄誅縷切謂
以木爲橋梁也方言造舟謂之橋梁【洙】曰西京賦峙遊極於浮柱目眩隕雜
花頭風吹過雨一作過飛雨【趙】曰滑石之欹浮梁之裊皆難行之地故目
生眩頭生風矣目眩出史心亂目眩之旨眩如見雜花之隕落頭風出魏太祖讀陳林檄
草頭風自愈頭或生風如過雨之吹皆言其地險絕而然也百年不敢料
【趙】曰劉櫟百年與衰長短吾孰敢料也一墜那得取【夢弼】曰言經此險惟

恐其墜不敢自保百年之壽也飽聞經瞿塘聞一作知足見度大庾[洙]曰瞿塘峽名大庾嶺名[趙]曰以龍門閣之險峻推言而比之也瞿塘峽在巫山之下大庾嶺在虔州之前終身歷艱險恐懼從此數[夢弼?]曰數其所切計也[師]曰瞿塘之峽大庾之嶺雖爲險不若此閣道爲險之至甫至此恐懼若屈指數險阻之處當從此始也

石櫃閣[鶴]曰詩云季冬日已長當是乾元二年十二月初旬之後也自此方入蜀故曰蜀道多草花

季冬日已長[杜]曰日自至節後旋長山晚半天赤[洵?]曰謂返照也蜀道多草花江間饒奇石[洙]曰丘淹詩崙山多靈草海濱

饒奇石

石櫃曾波上【夢弼】曰曾與層同謂閣道跨于層波之上傍有石形似櫃也臨虛蕩高壁【夢弼】曰郭璞江賦迅雖臨虛以騁巧孤玃登危而雍容清暉回羣鷗【批】回字欲稱○【洙】曰謝靈運詩山水含清輝暝色帶遠客【洙】曰謝靈運詩林壑斂暝色唐子西語錄曰子美紀行詩如江間饒奇石未爲極勝到暝色帶遠客則不可及已羈栖負幽意感歎向絕迹信甘孱懦嬰【鄭】曰孱鉏山切懦奴卧切弱也不獨凍餒迫【夢弼】曰甫感此絕異之迹復爲妻子所嬰累不獲幽隱故也優游謝康樂【夢弼】曰謝靈運襲封康樂公與何長瑜等以文章賞會共爲山澤之遊放浪陶彭澤【夢弼】曰陶潛字元亮爲彭澤令乃賦歸去來吾衰未自由一由

作
安
謝爾性有適有一作所〔師〕日謝靈運陶元
亮優遊放浪無所繫滯今甫
未能自由比於二子
適性之樂頗有感焉

桔栢渡〔鄭〕日桔居屑切〔宋〕日桔栢乃文
州嘉陵二江合流處也〔鶴〕日當
是蜀之衆水於此會而下荊南故詩云
東逝不可要高通荊門路闊會滄海潮

青冥寒江渡〔趙〕日莛薜據青冥而攄虹
青青冥冥乃高遠之貌
駕竹

為長橋竿濕煙漠漠一作竹竿濕漠漠〔宋〕日
謝玄暉詩生煙紛漠漠

江水風蕭蕭冰一作求〔夔〕日戰國策荊
軻歌日風蕭蕭兮易水寒
連

笮動嫋娜〔鄭〕日笮側栢反嫋乃了切娜奴可
切〔宋〕日連竹索而為梁謂之笮〔夔〕
〔趙〕日蚕叢之世以竹索為橋亦名
繩橋〔鶴〕日成都之笮橋即此類也
征衣颯飄

飄急流鷁鷀散〔夢弼〕曰鷁博抱切鷀五歷切水鳥或謂鷁鷀鵃艄舟船因急流而散亂之也〔洙〕曰西都耆鷁鷀鶂〔趙〕曰郭璞上林賦註曰鷁似鴈無後趾也絕岸黿鼉驕〔夢弼〕曰或謂黿鼉駢橋梁也橫絕岸而驕壯也〔補註〕黿愚袁切似鼈而大鼉唐何切似蜥蜴長丈餘甲如鎧西轅自茲異〔夢弼〕曰謂整轅西向成都也東逝不可要〔夢弼〕曰要與邀同謂東於可以下諭合二州也高通荊門路〔夢弼〕曰謂荊門軍東西之路自此而荊矣盛弘之荊州記郡西泝江六十里南岸有山名曰荊門北岸有山名曰虎牙二山相對楚之西塞也闊會滄海潮孤光隱顧眄遊子恨寂寥無以洗心胷〔夢弼〕曰謂無物可以寫憂也前登但山椒登一作路〔夢弼〕曰山椒謂山脊無草

木也釋名山頂曰冢亦曰椒廣雅上高四隤曰山椒謝靈運詩稅駕登山椒

劒門（蒙註）曰按地理志劒州劒門縣在州東北五十五里（魯）曰自蜀出漢中皆自是故以門名背有閣道在梓潼郡東北蜀之險會（鶴）曰文選張孟陽劒閣銘惟蜀之門作固作鎮是曰劒閣壁立萬仞

惟天有設險（蒙註）曰易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洙）曰北有劒門天設之險（蘇）曰許褒關何阻絕乃天設險以全其封疆劒門天下壯門一作閣（蒙註）曰言山石廉利如劒乃天設之險為天下之壯也（蘇）曰嚴助至蜀見劒門關乃嘆曰天下壯險扼隘㢤矜莫過此關也連山抱西南石角皆北向（洙）曰劒山土石皆北向如拜伏狀（趙）曰此言地形勢雖險而趨中原

自然之勢觀劍門山雖抱西南而石角北向則有面内之義兩崖崇墉倚夢弼曰言古有三山之高也詩其崇如墉刻畫城郭狀夢弼曰謂城郭依山以爲固如刻畫然朱曰蜀都賦金城石郭兼匝中區既麗且崇實號成都一夫怒臨關關一作門百萬未可傍傍一作仰夢弼曰傍近也補注趙曰此言恃爲險絕也其義起於蜀都賦曰一人守隘萬夫莫向故李白蜀道難亦云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然公用於五言則第三字爲腰字最爲難下非怒字不足以盡之蓋其雖險一夫可守而非怒則猶不能爲也珠玉走中原岷峩氣悽愴珠玉一作玉帛蘇曰陳涉珠玉無脛遍走中原趙曰珠玉之於中原必著走字者或曰古之言珠玉曰無翼而飛無脛而行非謂人之所攜恃若飛走也岷山在成都之西青城山是也

峩山在成都之西南峩眉山是也遠人困於誅求而悽愴之氣見於岷峩以二山無情之物猶且悽愴則有情之民可知矣珠玉才走中原而岷峩有惜之之意至於悽愴此重言形勢之地自欲爲一區而擅其珍產也

三皇五帝前雞犬莫相放

相一作自

後王尚柔遠職貢道已喪

〔纂圖〕曰蜀舊爲西蠻之地自三皇五帝以前雞犬之聲不聞乎中國未嘗稟天子正朔至秦鑿岷峩以通蜀務在懷柔遠人遂修臣職以貢奉中國雖然職貢而太古淳朴之大道已喪矣〔田〕曰朱雲諸侯分權擅據割地土不復有職貢之道〔趙〕曰跋扈者廢職貢而不可制公詩託言後王尚柔遠而不敢斥言王者削弱之故

至今英雄人

〔蘇〕曰章邯遂使英雄之輩適相睚眦

高視見霸王

〔纂圖〕曰王于況反

幷吞與割據

〔朱〕曰

李特送流人至劒門箕踞四顧大息曰劉禪有此形勢而束手於人乎遂潛謀割據極力不相讓〔趙〕曰遂使英雄者見霸王在高視之間可以爲之於是或幷或呑或割據皆極力爲之而不少讓〔宋〕曰成都自公孫述劉備李雄王建孟知祥之屬皆因中原多事恃險割據也吾將罪眞宰〔趙〕曰莊子若有眞宰存焉而不得其眹註眞宰造物也意欲鏟疊嶂〔夢弼〕曰鏟楚產切平鐵也眞宰自剖判以來有此危巒疊嶂之險故英雄始割據其地甫將欲罪彼天工而鏟其險阻也〔蘇〕曰袁盎曰諸公欲鏟連疊嶂而造物復如何恐此復偶然臨風默惆悵〔杜〕歎地險而惡負固者也散文有所不能及矣⊙〔趙〕曰末四句則公忠憤之辭〔師〕曰恐當肅宗中原未平之日偶復有爲割據之禍者是以臨風惆悵而爲國家默爲之慮也〔補注〕碧溪

（詩話老杜劒閣詩云吾將罪真宰意欲鏟疊嶂與太白搥碎黃鶴樓剗却君山好語亦何異然劒閣詩意在削平僭竊尊崇王室凜凜有義氣搥碎剗却之語但一味豪放了故昔人論文字以意爲主）

鹿頭山（【夢弼】曰唐地理志鹿頭山在漢州德陽縣南距成都百五十里）

（【鶴】曰唐志德陽縣有鹿頭關必以山而得名）

鹿頭何亭亭（【夢弼】曰亭亭高貌【趙】曰西都賦言宮室曰狀迢迢以亭亭）是日慰飢渴（【趙】曰陸士衡詩顧保金石軀慰妾常飢渴）連山西南斷俯見千里豁（【夢弼】曰甫望成都如飢渴之欲飲食及至鹿頭山已斷絕下視成都沃野千里豁然舒懷甚慰其飢渴之望也）遊子出京華（一作咸京【夢弼】

曰遊子甫自謂也

劍門不可越

田曰鍾會平蜀至綿谷語左校曰山川懸遠已盡咫尺劍門不可開越何計入蜀公可籌度

及茲險阻盡始喜

原野闊

夢弼曰甫自京華至秦亭自秦亭來遊成都山鎮重復險阻艱難若恐中途委棄不謂能越劍門之險以及于此得遇平闊而喜也

殊方昔三分霸

氣曾間發

夢弼曰間居莧切師曰昔魏吳蜀三分天下劉備據此一方以建霸王之業

天下今一家

夢弼曰謂肅宗中興天下已一家矣記禮運聖人能以天下為一家

雲端失雙闕

趙曰按乘樂府美人在雲端天路隔無期雙闕天子闕也失雙闕者以天下既一家皆為臣屬故所借擬天子之闕不復見矣或曰雲端雖有劍門鹿関之險果何用哉

悠然想揚馬繼起名硉兀有

文令人傷 文一作木【夢弼】曰碑即元切碑元高貌楊馬謂子雲相如也二子皆蜀人有文章皆不顯用於漢甫至此追思二子亦若已之不遭其時也此何處埋爾骨【夢弼】曰左氏傳余收爾骨焉紆餘脂膏地【高】曰紆餘廣遠貌脂膏地言其肥沃也慘澹豪俠窟【夢弼】曰謂此地出豪俠之士須恃豪氣挾助人之急難也【趙】曰郭璞詩京華遊俠窟公變其字耳杖鉞非老臣宣風豈專達【夢弼】曰此州最爲難知儻非得老臣宣布天子之風化得以專達其事不見掣肘於朝庭安能鎮此乎冀公柱石姿【夢弼】曰冀公乃僕射冀國公裴冕也時爲劍南節度使吳志陸凱傳宰相國之柱石論道邦家活【夢弼】曰書周官茲維三公論道經邦斯人亦何幸公鎮餘歲月【夢弼】

日三公論道之職復有杜石之才尹鎮此邦已餘歲月乃成都之深幸甫喜遇之故有斯人忝何幸之句或謂冀公為尹尚有歲月之期人斯人之所以幸也此句可以見子美初來成都非為嚴武而來也

成都府

夢弼曰成都府劒南西路蜀州也　修可曰是詩子美寓意深矣淮南子曰西垂景在樹端謂之桑榆也說曰桑榆之景理無遠照今也日薄桑榆而其光翳翳止足照我衣裳則不能遠照矣以喻明皇以太上皇居西內也初月不高出衆星尚爭光喻肅宗即位未久而史思明之徒尚尚在也蓋肅宗立於天寶之丁酉而子美乾元庚子至成都以其時考之故知其寓意如此也　鶴曰公以乾元元年二年十二月至成都而玄宗以上元元年七月遷于西內今詩季

冬樹木蒼則是初到成都時作先明皇迁西內半年脩可謂托意明皇迁西內肅宗即位未久而安史之徒尚在恐未必然

翳翳桑榆日【夢弼】日桑榆謂莫景也桑榆乃柔脆之木脩老年將衰朽也陶潛歸去來辭景翳翳以將入【洙】日江淹詩曾是迫桑榆歲暮從所東照我征衣裳【批】有何深意到處自然○【趙】日阮嗣宗詠懷詩灼灼西隤日餘光照我衣我行山川異忽在天一方【夢弼】日成都偏在西故云一方古詩各在天一方【蘇】日曹植與陳琳疏日昔與子西園聯鑣遊詠語笑嚮今忽睽別在天一方後會邈然莫可得也但逢新人民【夢弼】日言非故國也曹植詩不見舊耆老但覩新少年未卜見故鄉【夢弼】日古鄉謂長安也大江東流去【洙】日

謝玄暉詩大江流日夜遊子去日長去日一作日月【洙】曰短歌行去日苦多曾城填華屋【夢弼】曰曾與層同填陟刃切充也或曰填音田蒲也言豪家多也【趙】曰曾城層起之城淮南子云崑崙山上有曾城九重華屋【洙】曰西都賦闐城溢郭旁流百廛季冬樹木蒼【夢弼】曰言地煖草木不凋也【洙】曰西都賦靈草冬榮【趙】曰前於發同谷縣題下公自註云乾元二年十二月一日自隴右赴劍南紀行而今詩云季冬樹木蒼則至成都乃是月也喧然名都會【夢弼】曰前漢地理志此一都會也吹簫間笙簧【夢弼】曰間居莧切言其俗樂也【洙】曰曹子建詩名都多妖女京洛出少年詩吹笙鼓簧信美無與適【夢弼】曰此邦信美矣但甫自恨無所歸往也王粲登樓賦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側身望

川梁【夢弼】曰冀知已者有所利濟也沈思純四愁詩側身西望涕沾裳鮑照詩四望極川梁鳥雀夜各歸中原杳茫茫【批】慣愁悲感天性綸至讀之黙然○【趙】曰觀衆鳥識巢而夜歸乃思中原故鄉之地而不得返初月出不高衆星尚爭光【[illegible]】語次寫景註者胥胥附會可厭自古有羈旅我何苦哀傷【夢弼】曰自古聖賢之不遇如孔子孟子之流託迹侯國所不能免況甫乎此乃自寬之辭

將適吳楚留別章使君留後兼幕府諸公得柳字韻【鶴】曰詩云重見衣冠走黃屋今安否當是廣德元知十一月代宗末還京時作

我來入蜀門我一作甫歲月亦已久【夢弼】日乾元二年來蜀至廣德元年下峽之荊南歲月可謂久矣古詩歲月忽已晚豈惟長兒童【夢弼】日長丁丈切自覺成老醜【洙】日阮籍詩朝爲美少年夕暮成老醜常恐性坦率失身為杯酒【洙】日鮑照詩失意杯酒間【趙】日此言喪失其身特以愛酒而已舊註引失意非是近辭痛飲徒折節萬夫後夫一作人【蘇】日邢充胄襟俠廓豈折其高節挫其銳志從萬夫之後爲黍御之徒歟【趙】日折節者摧折其節而悔過之義【夢弼】日甫謂人性坦率每以杯酒間多忤人意嘗醉登嚴武床斥其父名幾爲武所殺是以自刻責乃辭飲徒更折節爲謙節也記云自後者人先之折節居萬夫之後示其不尚人也昔如縱壑魚【夢弼】日甫昔獻三賦

天子命宰臣召試文章後又擢為左拾遺甫自期將大見用豈不如縱壑大魚乎三褱須如臣魚之縱大壑今如喪家狗【夢弼】曰喪去聲今既流落無所依栖則又如喪家之狗失其所也家語孔子纍纍然如喪家之狗既無遊方戀行止復何有【夢弼】曰父母在堂當不遠遊甫已喪父母故無遠方之慮或行或止都無拘繫按集有甫也東西南北人是也相逢半新故取別隨薄厚【夢弼】曰故舊與新相知其情有厚有薄故於取別之際各隨其厚薄而告行也不意青草湖扁舟落吾手【批】寫得周至○【夢弼】曰青草湖在岳州甫今適吳楚舟行經岳州也【趙】曰張翰曰不意吳江扁舟落吾手中眷眷章梓州開筵俯高柳樓前出騎馬帳下羅賓友健

兒鼓紅旗此樂幾難朽 幾一作或【補註】【趙】曰六句紀宴會之實事

日車隱崐崙【夢弼】曰謂日入也 鳥雀噪戶牖【蘇】曰徐騏養素曠蕩居少室山鳥雀朝夕噪宿戶牖坐隅之間【夢弼】曰鳥雀以日暮故知歸也陶潛歸去來辭鳥倦飛而知還甫自傷爲客不獲西歸曾鳥雀之不若乎 波濤未足畏

三峽徒雷吼【朱】曰七發云雷聞百里江水逆流海水上潮皮湧而畜起混混庵庵聲如雷吼【夢弼】曰三峽謂巫峽黃牛峽明月峽 所憂盜賊多重見

衣冠走【夢弼】曰荊楚間惟三峽爲至險舟行可畏甫謂三峽之水徒若雷吼此未足畏所憂者盜賊未平衣冠之士竄走避賊了無定居也衣冠嘗避祿山之亂今又避吐蕃故云重見也 中原消息斷黃屋今安否【夢弼】曰時吐番陷京

師代宗幸陝中原無消息甫竄一隔不知
天子安否如何足見其忠不忘君尭黃屋非
心黃屋即車上蓋不敢
斥天子故託言黃屋也
終作適荊蠻
〔朱〕日王
仲宣七
哀篇西京亂無象豺虎方遘患復棄中國
去遠身適荊蠻荊蠻非我鄉何為久滯淫
安排用莊叟
〔朱〕日謝靈運詩居常以待終處順
故安排〔夢弼〕日莊子大宗師篇安
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註造物之間享事
皆排定死生得喪禍福皆已定矣我但安其
所排乃可以入
於造化之妙矣
隨雲拜東皇掛席上南斗
〔朱〕
日
謝靈運詩揚帆象石華挂席拾海月〔趙〕日屈
原九歌有東皇太一東皇所以言楚春秋說
題云南斗吳地也東皇之廟隨雲而拜之
南斗之地挂席而上之非適吳楚而然乎
有使即寄書
〔夢弼〕日使所吏切從命者玉臺新
詠曲歌有客數寄書無客心相憶

無使長回首 [夢弼]曰使如字謂思章使君也

早發射洪縣南途中作 [鶴]曰射洪縣在梓州東南六十里今題云早發縣南當是寶應元年十一月南之通泉時作

將老憂貧窶 [夢弼]曰窶其矩切貧無禮也詩終窶且貧 筋力豈能及 [批]人有此數十字盡之又起語如此故別 ○[夢弼]曰曲禮老者不以筋力爲禮到茂傳家貧以筋力致養 征途乃侵星 乃一作復 [洙]曰鮑明遠詩侵星赴早路 得使諸病入 [夢弼]曰甫以老年貧窶不免奔逐以就樂土然筋力已衰非能逮及於事況或侵星早行冒犯霜露得使諸病乘隙而入也 鄙人寡道氣 [夢弼]曰鄙人甫自稱寡道氣謂不能養氣配道 在困無獨立 俶裝逐

徒旅【魯】曰顏延年詩改服飭徒旅【脩可】曰張平子思玄賦吉既吉而無悔兮簡元辰而飭裝註飭始也
達曙陵險澁【夢弼】曰曙常怨尺蹺也甫謂寡道氣在困窮之際不能獨立是以促裝趨逐徒旅自夜達旦度歷險澁之途豈能無病乎潘正叔詩世故尚未夷崤函方險澁
寒日出霧遲【夢弼】曰日出爲霧所掩也
清江轉山急【唐】曰江爲山所激【希】曰唐志雖爲清江郡而公於梓州屢云清江蓋以射洪水而言如謂清江白日落欲盡之類是也
僕夫行不進駑馬若維縶【夢弼】曰縶陟立切詩縶之維之
汀洲稍踈散【何】曰岸行坦夷也
風景開快悒【夢弼】曰景物可開快悒之行塗者也
空慰所尚懷
終非曩遊集【夢弼】曰雖此景物足以慰所尚之情懷論其得所終不若昔日

太平京師遊集也衰顏偶一破勝事難屢挹難屢一作皆空夢弼曰今挹勝事亦偶破顏而已詠其至樂也茫然阮籍途夢弼曰魏氏春秋阮籍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轍所窮輒慟哭而反顏延年詠阮步兵詩物故不可論途窮能無慟更灑楊朱泣夢弼曰淮南子說林訓楊子見逵路而哭之為其可以南可以北也余謂甫遭窮途至於東西南北了無定居安能免其揮淚乎

通泉驛南去通泉縣十五里山水作魯訔曰地理志通泉縣在梓州東南百三十里去縣十五里有佳山水諺號沆家坑甫至此覽眺愛其山水而有是作趙曰舊史通泉漢廣漢隋縣也新史大曆二年屬遂州此詩作於寶應元年十一月故詩云冬溫蚊蚋集

溪行衣自濕亭午氣始散[朱]曰天台賦羲和亭午遊氣高褰
冬溫蚊蚋集[夢弼]曰謂南地煖也人去鳧鴨亂高日行人少也
登頓生曾陰[朱]曰江文通詩日落長沙渚曾陰萬里生[夢弼]曰曾與層同謝
靈運詩山行窮登頓註登頓謂上下也歎傾出高岸驛樓衰柳
側縣郭輕煙畔一川何綺麗[朱]曰劉公幹詩綺麗不可忘
盡日窮壯觀日一作目[夢弼]曰觀去聲山色遠寂寞江光
夕滋湯傷時愧孔父[修可]曰孔子嘆鳳泣麟皆傷時也[夢弼]曰昔孔
子歷聘君無所鈞用蓋傷當時以干戈戰爭爲事甫困於軍興之際豈非有孔父之傷
時乎去國同王粲[朱]曰王粲字仲宣山陽人[趙]曰王粲漢獻帝西迁西京擾

亂乃之荊州依劉表其七哀詩西京亂無象豺虎方遘患復棄中國去遠身適荊蠻【師】曰甫去杜鄠而遊蜀豈不同王粲之去國乎我生苦飄零所歷有嗟嘆

發閬中【鶴】曰公廣德元年九月自梓入閬冬晚復歸梓明年初春又至閬此詩云別家三月一得書當是元年冬晚歸梓時作九域志云閬州西至梓州二百二十里三月之間一往反焉其愁苦可知

前有毒蛇後猛虎【夢弼】曰喻盜賊也溪行盡日無村塢【朱】曰時盜賊縱擾賦役頻重而民不安居也江風蕭蕭雲拂地【夢弼】曰戰國策風蕭蕭兮易水寒山木慘慘天欲雨女病妻

憂歸意速【夢弼】曰時欲歸吳楚也　秋花錦石誰復數【夢弼】曰數所具切計也【趙】曰此言歸梓州也秋花錦石可玩之物以歸意速不復數之也　別家三月一得書【夢弼】曰公以九月自梓往閬至十一月而復歸梓涉三月也　避地何時免愁苦【洙】曰賢者避地

發劉郎浦【鮑】曰先主納吳女處也呂溫詩云吳蜀成婚此水潯真珠步障幄黃金誰將一女輕天下欲換劉郎鼎峙心【鶴】曰按十道志劉郎浦在荆州當是大曆三年往公安時作

掛帆早發劉郎浦【夢弼】曰甫自公安縣經劉郎浦擬過衡陽也　疾風颯颯昏亭午舟中無日不沙塵岸上空村

盡豺虎【洙】曰言多盜賊也【趙】曰張孟陽詩盜賊如豺虎十日北風風

未迴客行歲晚尤相催白頭厭伴漁人宿黃

帽青鞋歸去來【趙】曰雖在江湖厭與漁人爲伴乃欲深藏高隱矣【洙】曰黃帽乃韡冠青鞋乃芒鞋也

宿鑿石浦【鶴】曰詩云仲春江山麗正是大曆四年自岳入潭時宿此遂賦詩

早宿賓從勞仲春江山麗飄風過無時舟檝

敢不繫一作不敢繫【洙】曰飄暴風也【趙】曰莊子曰泛乎若不繫之舟風而不繫則流蕩矣回塘澹暮色日沒衆星嘒【蔡】曰嘒呼惠切詩召南

嘒彼小星註嘒微貌缺月殊未生洙曰缺殘也青燈死分翳

批極明滅之態安得不悲○朱曰青言無光也夢弼曰分翳謂半晴也窮途多

俊異亂世少恩惠趙曰俊異之士在窮途則膏澤不下於民而亂世少

蒙其恩惠鄙夫亦放蕩夢弼曰甫自謙也草草頻卒歲夢弼

曰草草勞貌卒歲謂經歲勤動也斯文憂患餘聖哲垂彖繫

批此彖繫亦何當殆膚引耳○洙曰聖人作易與民同憂患也其言象皆示於彖繫趙曰

易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師曰言彖繫之作在仲尼不遇之日自古文士多因憂患中而

作文甫是詩之作蓋亦憤懣而有所激耳

早行鶴曰詩云高帆終日征當是泝流赴湖南時詩

歌哭俱在曉（【批】興到險語○【夢弼】曰歌者爲商旅哭者爲征夫也）行邁有期程（【夢弼】曰邁遠行也言遠行之期有定準也）孤舟似昨日（【夢弼】曰言水行不覺進也）聞見同一聲飛鳥數求食（【夢弼】曰數色角切）潛魚亦獨驚前王作網罟設法害生成（【趙】曰鳥數出求食所以自能魚既潛而猶驚恐以求活而小民利之網羅其鳥罟罩其魚害物生成此公反傷前王之設法也易曰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洙】曰網罟先王所以養民也而後人反以爲蘗賊歛所以平民也而後人反以害民）碧藻非不茂高帆終日征（【夢弼】曰藻水藻也碧藻非不茂也征帆終日凌轢所以不能遂其性微物尚然況百姓乎）干戈未揖讓崩迫開其情（【洙】曰以干

戈未寧故崩迫而情僞日開也【趙】曰開放此情懷於終日征行之間也【夢弼】曰蕭大傅辭奪禮表不勝崩迫之情

過津口【夢弼】曰津口屬江陵左氏傳楚子大敗于津

南嶽自茲近【夢弼】曰南嶽謂衡山甫自藥迤邐如衡也湘流東逝深【朱】曰湘流湘江也和風引桂楫【趙】曰梁元帝烏栖曲云沙棠作船桂爲楫春日漲雲岑【批】自是景意可喜迴道過津口【夢弼】曰水道迴旋也而多楓樹林【趙】曰阮籍詩湛湛長江水上有楓樹林白魚困密網黃鳥喧嘉音物微限通塞惻隱仁者心【趙】曰物之通塞雖微不足道而仁者於物每惻隱其困塞【師】曰鳥喧嘉音魚困密網

或塞或通亦猶人有幸有不幸此所以惻隱仁者之心也**甕餘不盡酒膝有無聲琴**[夔附]日陸士衡詩甕餘殘酒膝有橫琴[杜]日即陶淵明有琴而無弦也[補註][趙]日無聲字蓋禮記所謂無聲之樂**聖賢兩寂寞眇眇獨開襟**[朱]日傷時無君子故獨開襟而已[夔附]日陶淵明經曲阿詩眇眇孤舟逝[杜]日王仲宣登樓賦向北風而開襟

次空靈岸[鄭]日空靈當作空舲鄺道元水經湘水縣有空舲峽[鶴]日首句云沄沄逆素浪則是自岳迴潭運州自有空靈灘也晃詩與題俱為空靈與空舲自不同

沄沄逆素浪[鄭]日沄音雲[師]日逆浪謂泝流也**落落展清眺**

師曰言去巴峽之阻漸入寬平之鄉也牽有舟楫遲得盡所歷

妙空靈霞石峻文希曰湘中記云湘水深五六丈見底了了石子如樗蒲矢五色鮮明白沙如霜雪赤岸如朝霞此云霞石蓋指岸石如朝霞也楓栝隱奔

峭栝一作括鄭曰括古活切木名師曰奔謂奔流峭謂峯峭也青春猶無

私白日亦偏照洙曰為山嶺障閡故偏照也師曰言岡巒互為日所出沒也蘇曰陳嬪妃白日昭然亦有偏照之義可使營吾居終焉託長

嘯師曰甫至此喜其景物佳欲託居焉毒瘴未足憂兵戈滿邊

徼嚮者留遺恨恥為達人誚迴帆覬賞延[illegible]曰覬冀致切見也

佳處領其要

宿花石戍 [鶴]曰按唐地理志潭州有渌口花石二戍又詩云地蒸南風盛春熱西日暮當是大曆四年春入潭州作疑詩云誰能知君門下令減租賦謂其年二月遣御史税商錢又云山東殘逆氣謂楊子琳反殺夔州別駕張忠

午辭空靈岑夕得花石戍岸疏開闢水 一作山 [洙]曰自白狗峽至空靈山花石皆開闢之峽[夢][弼]曰言天地開闢以來有此水非禹闢之所鑿也

木雜今古樹地蒸南風盛春熱西日暮 [夢][弼]曰言四時多南風其地春熱也

四序本平分 [夢弼]曰宋玉九辯皇天平分四時兮竊獨悲此凜秋

氣候何回互茫茫天造間 [夢弼]曰易天造

草昧理亂豈恒數【夢弼】曰四序平分寒暑皆自有節何此地之氣候差互爭乃知天地造化治亂之理亦無常數也繫舟盤藤輪【夢弼】曰言藤蔓盤結如車輪也杖策古樵路罷人不在村【鄭】曰罷音疲【洙】曰罷人言民困於征役而罷敝不在村謂其不安居也野圃泉自注【趙】十字畫未能極舉目凄然柴扉雖蕪沒農器尚牢固山東殘逆氣吳楚守王度【洙】曰安史之亂王命之所及者吳楚蜀而已【夢弼】曰按左傳左史倚相誦祈招之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王式如金誰能扣君門下令減征賦【洙】曰閥下情不上達也【鄭卬】曰下令減征賦言無人以重歛請於君薄賦以恤民也

早發【傳】曰詩云早行篙師怠席掛風不正亦以船上水而言當是大曆四年作

有求常百慮【夢弼】曰無求則無慮凡有求者不免有憂也斯文亦吾病【批】閱世知道者之言可以有省以茲朋故多窮老驅馳併【夢弼】曰文所以明道治於文者亦吾之病君子以文會友以此故多朋友是以驅馳頻併矣

早行篙師怠席掛風不正【洙】曰席張席以爲帆也風不正不順也昔人戒垂堂【洙】曰謂千金之子坐不垂堂今則奚奔命【修可】曰左傳罷於奔命

濤翻黑蛟躍日出黃霧映【洙】曰鮑明遠詩騰沙鬱黃霧翻浪揚白鷗煩促瘴豈侵【夢弼】曰言迫於煩熱

豈不爲瘴毒所傷乎頹倚睡未醒【夢弼】曰醒新佞切醉歇也爲舟行之早也

僕夫問盥櫛暮顏靦青鏡【鄭】曰靦他典切【洙】曰暮衰也靦媿也言暮顏衰醜有愧於對鏡也隨意簪葛巾仰慙林花盛側

聞夜來寇幸喜囊中淨艱危作遠客【夢弼】曰作則箇切又臧祚切

千請傷直性【洙】曰謂有求於人也薇蕨餓首陽【洙】曰史記伯夷叔齊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蕨薇而食之遂至餓死也粟馬資歷聘【洙】曰六國以粟馬資儀秦使之歷聘賤子欲適從【夢弼】曰適音的主也疑悞此二柄【夢弼】曰二柄謂采薇及歷聘也一出一處使人疑誤今甫欲適從其一也

次晚洲

【鶴】曰詩云棹經垂猿把身在度鳥上當是大曆四年入潭時春漲如此故詩首云坡陁風濤卅又云中原未解兵謂吐番去年入寇

參錯雲石稠【洙】曰參錯雲石互相雜然也謝靈運詩亦沇觸驚急臨圻阻參錯坡陁風濤壯【洙】曰坡陁泛濫貌風濤風浪也【趙】曰顏延年詩春江壯風濤晚洲適知名【梅】曰晚洲非素有名因子美而名彰也秀色固異狀【洙】曰異狀言其狀不一也棹經垂猿把身在度鳥上【洙】曰水漲而船所經者高也【趙】曰張所論曰白猿玄豹藏於檽檻何以知其接垂條於千仞則可謂之垂猿矣梁虞騫詩谿潭寫度鳥擺浪散帙妨危沙折花當【批】當雖花根與王色無當同然對上文妨字則不等陳舜俞即謂予言危沙記

險無他標識故插花以當之似有理○【師】曰花當乃花根也 **羈艱暫愉悅**
艱一作萬 **羸老反惆悵** 【朱】曰暫愉悅次晚州也反惆悵歎行役也 **中原**
未解兵吾得終踈放 【朱】曰兵未解而得踈放以不見用於世也【夢弼】
曰甫傷時之擾攘吾豈得終踈放而不憂閔且流落乎

入衡州 【鶴】曰大曆五年公在潭以臧玠之亂遂入衡州故作此詩詩所
以云元惡迷是似聚謀洩康莊竟流帳下血大降湖南㹀按舊史大曆五年四
月湖南都團練使崔瓘爲兵馬使臧玠所殺據潭州爲亂澧州刺史楊子琳道
州刺史裴虬衡州刺史陽濟各出軍討之公以四年春自岳陽至潭如衡畏熱
復歸潭今以兵亂再入衡州又有遠歸兒侍側久客幸脫免等句

兵革自久遠興衰看帝王【夢弼】曰兵革不息徒自歲月之久而興起其衰微但看帝王處之如何耳漢儀甚照耀胡馬何猖狂【趙】曰光武爲司隸校尉父老見之曰今日復見漢官威儀今言唐法度未改故以比之胡馬追言安史之亂也莊子猖狂妄行老將一失律【夢弼】曰言哥舒翰失守潼關也易師卦師出以律失律凶也清邊生戰場君臣忍瑕垢【夢弼】曰言玄宗幸蜀百官大臣皆流離道路也左傳國君含垢瑾瑜匿瑕河嶽空金湯【洙】曰言避亂出行城池不守也金謂金城湯謂湯池【趙】曰傳曰國君含垢言君相初含容姦逆不即誅戮故使河岳之地雖是金城湯池而失守如空之也【夢弼】曰光武贊金湯失險重鎮如割據【洙】曰安史亂後天下裂爲番鎮賦不上供如割

據焉輕權絶紀綱軍州體不一寬猛性所將夢弼曰方鎮權重朝廷反輕是以紀綱弛而郡國各自爲政寬猛惟性之所適不復守王度也嗟彼苦節士素於圓鑿方洙曰九辨云圓鑿而方枘号吾固知其齟齬而難入趙曰苦節指崔灌也按唐史以士行修謹聞大曆中爲湖南觀察使將吏寬弛不奉法少以禮法繩之補註鑿音漕穿孔也寡妻從為郡批此寡妻如何下兀者安短墻夢弼曰兀五忽切刖足也莊子王駘兀者也趙曰言寡妻平日遭擾自從崔太守爲郡之後如兀足者安於堵墻之下不復驚動也夢弼曰賦役繁興不加存恤雖寡妻不免從爲力役獨兀跛者始獲安居此所以邦本凋弊也凋弊惜邦本洙曰惜民之凋弊也夢弼曰書民爲邦本衰矜存事常

趙曰言不妄刑罰衆殺其人曾子所謂衆殺而勿喜**旌麾非其任**洙曰言非其人也**府庫實過防**洙曰悋財賞也**怒已獨在此**怒一作恕

多憂增內傷偏裨限酒肉卒伍單衣裳洙曰厚自奉養而不恤軍旅也趙曰璀之修謹既如上所云然於是委以旌麾之任則悉其人防於府庫之費而吝於賜予又以裨將卒伍衣食之不繼則遂以召亂如下文所云也**元**

惡迷是似夢弼曰元惡指藏玠也迷是似謂不別是非誤害善士崔瓘也**聚**

謀洩康莊夢弼曰謂聚謀而洩於通衢則公然不顯矣按瓘既以禮法繩下故有多怨別將臧玠判官達奚覯忿爭覯日今幸無事玠曰欲有事耶拂衣去是夜以兵殺覯瓘遑遽走遇害玠遂據潭州為亂尒雅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註康樂也莊盛也言

交道康樂繁盛也

竟流帳下血大降湖南殃【朱】曰代宗時湖南兵馬使臧玠殺其帥崔瓘王國良因之而反焉

烈火發中夜高煙

燋上蒼至今分粟帛殺氣吹沅湘【鄭】曰沅湘二水名沅在象郡湘即湘江

福善理顛倒明徵天莽茫【趙】曰書天道福善禍淫又明徵定保今以崔帥之謹而被刑則福善善之理豈不顛倒明徵於天豈不莽茫乎

鎖魂避飛鏑累足穿豺狼隱忍枳棘刺遷延胝胼瘡【朱】曰言甫避亂奔走危害如穿豺狼間行也心痛悼喪亂如忍棘刺手足胝胼而成瘡【夢弼】曰胝丁尼切皮厚也胼古典切皮起也

遠歸兒侍側

猶乳女在旁久客幸脫免暮年慚激昂【朱】曰幸免

患也蕭條向水陸汩沒隨漁商報主身已老入朝病見妨悠悠委薄俗鬱鬱回剛腸【洙】曰老不可報主病不可入朝故不免委身於薄俗鬱鬱回剛腸而已【修可】曰嵇叔夜與山巨源書剛腸疾惡註剛腸彊志也參錯走洲渚舂容轉林篁【趙】曰禮記善待問者如撞鍾疏云舂謂擊也以為聲之形容言擊鍾每一舂舂而為一容然後盡其聲也今公借字以言其行之悠悠如鍾聲一舂一容未便盡也片帆在郴岸【鄭】曰郴丑林切桂陽縣通郭前衡陽華表雲鳥埤【夢弼】曰衡陽衡州也埤避移切雲鳥埤言城高也或埤恐作陣名園花草香旗亭壯邑屋【趙】曰三代世表會旗亭下注市樓也立旗於上故名旗亭張衡西京賦旗亭五

里俯察百隊**烽櫓蟠城隍**趙曰烽櫓者設烽燧於櫓也櫓者城上守禦望樓城隍者城下之壕也

中有古刺史洙曰言其愛民莅事如古刺史也

盛才冠巖廊趙曰武帝制曰舜游巖廊之上文頻註殿下小屋也夢弼曰巖廊朝廷所在也

扶顛待柱石獨坐飛風霜趙曰言刺史乃柱石之臣獨坐御史也風霜則御史之任希曰霍光傳將軍為國柱石師古曰柱者梁下之柱石承柱之礎言大臣負國重任如屋之柱及其石也光武改御史長史復為中丞與尚書令司隸校尉朝會皆專席而坐京師號三獨坐言其尊也故孫樵記室新書亦云內桀獨坐公指衛州刺史陽濟道州刺史裴虬而云故公詩稱虬為裴端公稱濟為陽中丞夢弼曰風霜乃御史之任言今刺史有威可以為御史也

昨者間瓊樹高談

隨羽觴夢弼曰間居覓切閒也洙曰公自言得侍刺史如間㝠樹然陸士衡詩羽觴不可筭註羽觴謂其置鳥羽於觴以急飲也余曰晉東晳傳羽觴隨波蓋言觴輕如鳥羽之飛也原叔謂急飲恐非無論再繾綣夢弼曰詩大雅以謹繾綣毛萇傳反覆也已是安蒼黃夢弼曰蒼黃急遽皃言刺史待甫之情繾綣固結已不可論且感其安慰避亂而來其勢蒼黃也劇孟七國畏洙曰前漢游俠傳劇孟以俠顯吳楚反時條侯為太尉乘傳東討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劇孟吾知其無能已天下騷動大將軍得之若為一敵國云馬卿四賦良洙曰司馬相如字長卿有子虛上林哀二世及大人四賦門闌蘇生在公自註蘇生侍御渙夢弼曰史記楚世家張儀願為門闌之厮勇銳白起強夢弼

日白起爲秦將善用兵趙曰劉孟騎卿以比刺史白起以比蘇渙問罪富形
勢趙曰言兵之形勢精強也凱歌懸否臧夢弼曰蘇生渙有若白起之勇
銳宜額之以舉問罪之師是以平藏玠而凱旋其與鄰郡美惡懸絕不相謀矣易師卦師
出以律否臧凶氛埃期必掃蛟蚋焉能當趙曰氛埃蛟蚋以比
藏玠橘井舊地宅仙山引舟航夢弼曰橘井仙山皆在郴州甫
欲自衡謀欲引船以往郴也後漢志桂陽郡在縣南十數里有馬嶺山山上有仙人蘇耽
壇郴州圖經蘇耽將去告母曰後二年郴人大疫乃植橘鑿井曰受病者但食一橘葉飲
水一盞當自愈今郴州蘇仙觀乃其舊宅馬嶺山今謂之蘇仙山其上有小石如桃核狀
郡人曰此所遺桃核也有邪病者水磨服之甚有驗此行厭暑雨厭土

聞清涼【批】雖謂郴爲清涼州可也⊕【朱】曰言親刺史之德而亡炎暑【趙】曰此指言郴州矣公詩意曰郴州頗涼冷橘井尚淒清舊註所引却是衡州又無比德之意諸舅剖符近【愛日】美刺史諸舅皆剖符典郡者也時公之舅崔偉攝郴州公欲往依之漢儀銅虎符發兵長六寸竹使符出入調發說文符分而合之企顏師古曰右留京師左以與之也開緘書札光蘋蘩命屢及蘋蘩一作頻繁磊落字百行【愛日】曰謂舅氏崔偉屢次以書招甫也江總外家養【朱】曰陳書江總字總持七歲而孤依于外氏聰敏有至性舅吳平光侯蕭勱名重當時多所鍾愛【愛日】曰言有是舅必有是甥也謝安乘興長【補】曰謝安寓居會稽出則漁弋山水入則言詠屬文無處世意又與孫綽等泛海吟嘯自若放情丘壑每

遊賞必以妓女從〔夢弼〕曰言爲政之暇不妨登山之興味也下流匪珠玉

擇木羞鸞凰〔趙〕曰公自謙其爲人特下流耳是非珠玉之珍也傳曰窮猿投

林豈暇擇木公之意自謙其不暇擇木非若鸞鳳非梧桐不栖故羞鸞鳳也我師

嵇叔夜〔趙〕曰公自言其放號懶散如嵇康世賢張子房公自〔註〕彼

緣張勸〔趙〕曰以美張勸也共荆寄樂土〔夢弼〕曰樂土指襄州甫避亂寄居于

此地也詩適彼樂土鵬路觀翱翔〔趙〕曰觀則所以指衢州刺史〔夢弼〕曰行觀

刺史將爲朝廷擢用如飛鵬之搏扶搖于九萬里也莊子鵬之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水擊

三千里搏扶搖而七者九萬里

聶耒陽以僕阻水書致酒肉療飢荒江

詩得代懷興盡本韻至縣呈聶令陸路去方田驛四十里舟行一日時屬江漲泊于方田

鄭曰耒陽衡州屬縣鶴曰耒陽在衡州東南百三十五里公自衡往耒陽阻水泊于方田驛今序云陸路去方田四十里謂去耒陽也又云舟行一日蓋以泝流也聶令致酒肉或云以爲致牛肉白酒公因飫死爲水所漂從而爲空墳以欺人主雖史不能辨其非唯韓退之一詩能分明之李觀作補遺傳亦因韓退之有是詩而成耳鶴詳考公此詩其云禮過宰肥羊愁當置清醥則聶所致者未必誠牛肉白酒也詩終云崔師乞已至澧卒用矜少問罪消息真開顏憩亭沼則是時方且喜討叛之師已集而憩於亭沼蓋知兇渠之

亡可待序云至縣呈聶令者存至耒陽以與之後人從往以此遂信其爲死於耒陽殊不知此後尚有過南嶽入洞庭湖詩與登舟適漢陽詩可考也二詩斷不可謂是四年作且聶致酒肉已在五年五月間盖臧玠以四月庚子反公奔竄至衡又至方田且半旬阻水矣是時肉非可久留無容醉飽在作詩之後若詩前嘗痛飲詩中亦必及之如顧以野水添金杯如澠之酒常快意喧呼且盡杯中綠但覺高歌有鬼神等句初未嘗以醉爲諱也温公詩話云元和中其孫始改葬於鞏縣元微之爲誌今誌乃云祔于偃師鞏與偃師又異矣後世安知又不以爲戲

耒陽馳尺素〔夢弼〕曰尺素書也〔趙〕曰古詩云客從南方來中有尺素書見

訪荒江眇義士烈女家風流吾賢紹洙曰史刺客傳聶政殺韓相自死其姊罌伏尸哭極哀死政之旁晉楚齊衛聞之皆曰非獨政能也乃其姊亦烈女也昨見狄相孫許公人倫表師曰狄相孫狄仁傑孫秉謨也南史孔休源爲晉安王長史武帝語王曰孔休源人倫儀表當師事之秉謨善人倫風鑒許聶宰以人倫之表前期翰林後屈跡縣邑小洙曰言聶之才宜在翰苑而反屈跡縣邑趙曰綦伯世本前期作前朝其說是豈聶之父或祖嘗任翰林之職乎知我礙湍濤師曰以甫阻水也半旬獲浩溔趙曰溔以沼切大水貌謝靈運山居賦吐泉源之浩溔麾下殺元戎湖邊有飛旐趙曰即藏玠殺崔瓘也潘安仁賦飛旐翻以啓路夢弼曰飛旐

謂擢之喪揚素旋也孤舟增欝欝夢弼曰甫避亂衡州屬江漲不得去故愈

欝欝然不樂也洙曰張平子詩欝欝不得志僻路殊悄悄夢弼曰悄憂貌

詩國風憂心悄悄側驚猿猱捷仰羨鸛鶴矯夢弼曰捷疾也

矯舉也猿猱善跳擲鸛鶴善飛翔甫阻水根不能如猿猱與鸛鶴也禮過宰肥

羊夢弼曰詩伐木篇既有肥羜毛萇傳羜未成羊也曹子建詩烹羊宰肥牛愁當

置清醥鄭曰醥普沼切酒清曰醥修可曰曹子建七啓云乃有春醥酒康狄所營

揚雄酒賦云其味有宜城醪醴蒼梧縹清酒也醥一本作縹故兩載之夢弼曰肥羊清醥

皆言聶令待遇之厚也人非西喻蜀洙曰唐蒙通夜郎徵發巴蜀吏卒因

軍興法誅其渠帥巴蜀大驚上聞之使相如作檄以責唐蒙因喻巴蜀人非上本意之事

也**興在北坑趙**[批]子美將死猶憤憤討亂與在北坑趙殊不衰颯此豈甘以醉飽失身命者○[洙]曰秦將白起破趙四十餘萬軍遂降秦起悉坑之[夢弼]曰興許應切此甫之意謂臧玠之徒不可以言諭之宜若趙卒悉坑之也**方行郴岸靜**[夢弼]曰謂郴州無恙也**未話長沙擾**[洙]曰時臧玠殺崔瓘長沙擾亂也[鶴]曰郴州與耒陽皆在衡州之東南衡至郴四百餘里郴水入衡公避臧玠之亂初欲往郴依舅氏卒不遂其至方田也蓋泝郴水而上故曰郴岸**崔師乞已至澧卒用矜少**[鄭]曰澧里第切荊州湖名**問罪消息真開顏憩亭沼**[公自註]時臧玠殺崔瓘長沙擾亂聞崔侍御湡乞師于洪府師已至袁州北楊中丞子琳問罪將士皆自澧上達長沙[夢弼]曰憩去例切息也謂得以開顏而喜叛徒之

見擒也

纂註分類杜詩卷之一